愧郯錄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愧郯錄

(一)

岳珂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學海類編知不足齋叢書皆收有此書學海在先故據以排印其有闕誤則據四部叢刊續編本校補並附知不足本所載岳珂後序於後

愧郯錄目錄

卷第一十一則

祖宗徽稱　五字定制

崇政改謚　后謚因革

隆祐壽康宮　申福殿

永崇陵　追改陵名

郊廟之誄　號謚之異

宗室聯名　宗廟舊諱

卷第二八則　御名不聯字

近屬名制　孝明后制

舊諱訓名　聖旨教令之別

淳熙南衙

宗族之別

卷第三六則

南北郊
諸陵複名
階官避家諱
卷第四五則
先廟後郊
服章入銜
尚書之名
卷第五九則
永固更號
泰安宮
齊酒廢革
副本緣起
任子分授
卷第六十二則
寺監簿職守
思陵近誤
館學輕重
贈官迴避
魚袋
執政階官封爵
熙甯崇甯年號
五齊三酒
牲牢均胙
百官轉對
牙魚不可服用

眞徽沔三州
辛簡穆謚
閩中謁傳兆域
紹興嘉泰二詞
官年實年
卷第七二則
官品名意之謬
卷第八十則
年號閣名
昇定建府
詞科宗室二制
給舍論駁
納節舊典
卷第九十則
禮殿坐像
國名寓意
修書恩數
開元寺
北使借官
仙釋異教之禁
散階勳官寄錄功臣檢校試衛
陞建府鎮
鎮國封號
中司論事
帶節降麻
彭輅告詞
作邑之制

歲降度牒
書記支使
國忌日斷刑
金年號
卷第十七則
人品明證
李文簡奏藁
旌節
寺觀勅差住持
卷第十一五則
制舉科目
后陵名樂舞
告謚祖廟
卷第十二七則
文武服帶之制
宣總公移
樞密稱呼
官品不分別
場屋編類之書
改易職事官名稱
同二品
慈德宮
追册后
上后謚官
非宰執賜笏頭帶

開藩復泗州赦
刊進書載表卷首
古今祠廟
卷第十三十則
指南記里鼓車
國忌設齋
紹興儲議
武定軍
薦饗太廟
卷第十四七則
九閣
天章閣
數文閣
滯邸旌節
卷第十五八則
宮禁進見
金銀牌
京師木工
皇祐差牒
遂國記誤
金版
冷端甲
天章閣侍講班次
天章閣官名
直省官

外戚贈王爵
鎖小殿子
赦宥之數
潛藩節鎮
贈官不改國
國初宮禁節料錢
祖宗朝田米直
官稱不避曹司

愧郯錄卷第一　十一則

宋　相臺岳　珂肅之撰

祖宗徽稱

國初親廟謚皆二字。藝祖上賓。李文正昉上初謚以六字。而後列聖皆遵用之。大中祥符。加封降禪。彌文具舉。於是始用開元增謚之制。是年十一月甲申。躬謁太廟二室。各增八字。爲十四字。五年十月戊午。聖祖降延恩殿。告以長發之祥。閏月乙亥。復加二字。親廟亦衍而四焉。眞宗既謚仁皇。以澧淵之功不著。詔益以武定。爲八字始用。天聖二年。初郊奉册。因郊增謚。蓋昉于此。慶歷七年十一月。又郊。遂再增八字。於是十六字之制定。爲不刊。弗復可增益矣。然仁宗英宗之謚。增於元豐六年。屢郊之後。神宗之謚。增於紹聖二年大饗之餘。哲宗之謚。增於崇甯三年再郊之際。類皆因時制宜。而初郊舉典禮。猶未爲永制也。徽祖以紹興五年有陟方之哀。七年諱問始至。龍輴未還。緜蕞廟祔。至十二年。既安禹穴之棲。其冬。詔加謚。明年正月戊戌。奉册已亥。上親饗太廟。蓋清祁甫甯。因山適畢。遂躬款謁。追用祥符典故。固有不必俟郊報者。從變禮也。孝宗以後。始定用升祔後遇郊。卽前詔議徽號。詔書若曰。某廟宜加上十字爲十六字。如祖宗故事。將郊。攝太傅先以册告本室。而後行躬禘率以爲常。至於今不廢。乃若僖祖以熙甯王安石之議。正東嚮。大觀之元。遂有立道肇基、積德起功、懿文獻武、睿和至孝之號。嫂之親廟。增者十

二焉。蓋一時之制也。

五字定制

漢制。宗廟必冠以孝。唐特表一字而出之。諸帝類曰某宗某謚孝皇帝。閒有不盡然者。不多見也。國朝初定。藝祖謚止曰英武聖文神德。太宗謚止曰神功聖德文武。皆未以孝爲號。祥符始增之。自後列聖稱天之誄。必以百行之首薦於鴻名。蓋嘗攷之徽號中所同稱者。又有四字。文武功德與孝而五。自初謚中卽備其三。曰文。曰武。曰孝。治平而降。未之或改也。惟徽欽初謚曰聖文仁德顯孝。曰恭文順德仁孝。當時蓋張忠獻浚、陳文正康伯當國。上議初非有他。蓋用太平淳化乾興故事。先撫聖德之最盛者而表之。如近歲光考謚曰憲仁聖哲慈孝。不復稱文武。正其比也。及增謚。則無不備者。故藝祖曰啓運立極、英武睿文、神德聖功、至明大孝。太宗曰至仁應道、神功聖德、文武睿烈、大明廣孝。眞宗曰膺符稽古、成功讓德、文明武定、章聖元孝。仁宗曰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濬哲明孝。英宗曰體乾膺歷、隆功盛德、憲文肅武、睿神宣孝。神宗曰體元顯道、法古立憲、帝德王功、英文烈武、欽仁聖孝。哲宗曰憲元繼道、世德揚功、欽文睿武、齊聖昭孝。高宗曰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孝。孝宗曰紹統同道、冠德昭功、哲文神武、明聖成孝。光宗曰循道憲仁、明功茂德、溫文順武、聖哲慈孝。欽既止仍六字。不復議增已。秩宗因循之失。猶曰禮有未備而已。一旦舉而行之可也。惟徽宗紹興十二年之增謚。以權臣擅命。輒於徽稱有所抑揚。遂去一字。而以烈代德。以德代武。曰體神合道、駿烈遜功、聖文仁德、憲慈顯孝。攷之藝祖眞宗之謚。初亦

偏於文德矣。既增。則武功配焉。未聞臣子敢以是而寓意於君父也。是年十二月。戶部尙書張澄等集議。庚午。宰臣秦檜白以議上。而議文則檜之兄直學士院梓實爲之。戊寅。詔檜撰册文。則册文又檜之作。士之學典故。每於此不致詳。故至今莫有議者。揆情訂迹。何以慰在天之靈乎。神宗初增謚曰紹天法古、連德建功。哲宗曰顯德定功。崇甯三年。詔定神宗今謚。政和三年。又以建立法度之意。增神宗爲二十字。而哲宗易世揚二字。以見紹述。蓋蔡京當國。用一時歸美之論。務極尊密。雖非故事。猶愈檜之無君云。

崇政改謚

宗廟改謚册告。於禮爲重。祥符五年。以聖祖諱。因增謚而易藝祖睿文聖功二字。實不得已耳。崇甯政和間。始用繼述友恭之論。屢定徽稱。神宗凡一改再增。而溢於祖宗者四字。哲宗凡一改一增。皆非舊章。章聖謚有濮園諱。治平親政。初不敢更。後但著於文書令曰。諸濮安懿王諱。其在眞宗皇帝謚號內者不避。應奏者。以黃紙覆之。如此而已。豈非嚴重宗廟。於體不得不然邪。若慶歷以來。后謚或更。蓋從夫之義。與此異也。

后謚因革

建隆元年二月壬戌。上親廟謚。僖祖曰文獻。后曰文懿。順祖曰惠元。后曰惠明。翼祖曰簡恭。后曰簡穆。宣祖曰昭武。其制皆判太常寺竇儀所定。帝后率聯一字。深得古意。其後杜太后上仙。先謚明憲。繼改曰昭。蓋亦配帝以爲稱。大中祥符增上帝謚。始各加睿和睿明睿德睿聖二字。於后無所損益。列聖相循。遂爲

故事。故太祖謚大孝后曰孝惠、孝明、孝章。太宗謚聖德后曰淑德、懿德、明德、元德。眞宗謚章聖后曰章懷、章穆、章獻明肅、章懿、章惠。仁宗謚聖武后曰慈聖光獻。英宗謚宣孝后曰宣仁聖烈。神宗謚欽仁后曰欽聖憲肅、欽成、欽慈。哲宗謚昭孝后曰昭慈聖獻、昭懷。徽宗謚顯孝后曰顯恭、顯肅、顯仁。欽宗謚仁孝后曰仁懷。高宗謚憲孝后曰憲節、憲聖□□□□□□□□□□□□恭紹興七年祔陵復土。始例從顯。其中蓋亦混惠明謚。明達明節。又案昭憲已改之稱云。

隆祐壽康宮

元祐太后既正東朝。建炎元年八月。有詔以尊稱犯太后祖諱。當以所居宮爲稱。令學士院撰定。遂建隆祐宮。光宗內禪。紹熙五年七月。移御泰安。旋以未至嘉美。改稱壽康宮。而殿亦以此名。珂恭攷會要。元祐元年閏二月。宰臣韓縝上表。請太皇太后宮殿名。宮曰崇慶。殿曰崇慶壽康。皇太后宮殿名。宮曰隆祐。殿曰隆祐慈徽。詔所請宜允。候過諒闇。令有司檢舉。既雖又改宮曰慈德。而前稱已播告。著之國史矣。竊謂二名皆複於典故。當易不疑。特有司失於討論。是以有此。如宣仁上仙。實在壽康殿。當光宗萬壽。誼當避嫌。昭慈逮事欽聖。而隆祐之號稱之九年。至紹聖元年閏四月戊子而後革。建中靖國。追其尊欽慈之詔。猶曰隆祐深慈。具存于遺訓。則是婦姑同一名稱。皆大不可者也。

申福殿

江州廬山有宮。曰太平興國。侍從領祠官建申福殿。奉高皇本命。實紹興二十八年十二月丁亥朔賜名。

珂按京師有龍德宮。乃徽祖潛邸。宣和興子之後移御史是閒。中已有申福臻祥二殿。攷之會要。紹興九年。和議始成。有司指以爲安奉龍輴之地。蓋不特複名之當易而已。

永崇陵

光宗因山右丞相謝深甫請以永崇爲陵名。詔從之。珂嘗攷典故。謂其失有四。唐德宗稱崇陵。雖無永字。然終非令君。嘉祐八年九月十二日。諫院呂誨言潛邸興慶宮。犯唐故號。詔改爲慶甯。夫興慶佳名也。明皇視德宗有閒矣。猶且不可。況俱爲陵名乎。其失一也。元符三年三月丙申。左僕射章享上哲宗陵名永泰。詔恭依享初議永崇。中批以未至嘉美。再上永章永慶。上與皇太后皆曰。永慶佳。既而聞乃遼聖宗陵名。遂復改。凡三表乃定。則永崇固元符之所棄。而復可用乎。其失二也。王明清揮麈錄載崇先寺有眞皇館御曰永崇。按會要實有是殿。成於嘉祐六年十一月。崇先乃觀名。上清之遺址。明清已誤。且國朝故事。殿號州縣鎮之犯宗廟徽稱陵名。例從改易。蓋惡其複。如慶歷七年八月戊午。改文明殿爲紫宸。景祐四年四月庚午。改武定軍爲武康。閏四月己卯。改昭武軍爲甯武。避眞宗宣祖諡。天聖七年九月辛未。改永定軍爲永甯。避眞宗陵之類是也。況子孫因山之地。祖宗衣冠之御。可以混而不別乎。其失三也。紹興十三年二月己未朔。有旨徽宗永固陵名。委後省看詳。既而許侍從擬定。於是權戶部尚書張澄等言。惟永祐不犯歷代陵名。詔恭依。按晉書宣元僭楚。追尊其父溫爲帝。陵號永崇。二字皆同。正永固之比。其失四也。珂又攷會要。紹聖二年六月。禮部尚書林希言。神宗宣光殿。與石虎之子韜所建堂同名。詔改曰顯承。

以是觀之。不惟景陵之當易。而景先館御亦不復可因仍矣。秉禮者其尙攷之。

追改陵名

李文簡燾續通鑑長編曰。乾興元年七月。詔改章聖陵名曰永定。初丁謂爲山陵使。請名陵曰鎭。及謂貶。馮拯謂三陵皆有永字。故易曰永定陵。然永安乃縣名也。宣祖陵上名安。又不知翼祖已名定陵。於是復追改翼祖陵曰靖。議者譏拯不學。當時無正之者。珂按眞皇上仙。開基因山者。僅三耳。歲時薦獻。宮禁省謁。禮官周視。史牒書載。耳目尙相接。夫誰而不知。正使不留意於典故。亦不應若是。朝廷舉重禮。當時所上者一字之名。自東閣賓客縱不能爲之。一閱史錄。呼容臺一吏。使供寫。亦足優爲之。何至或削或犯。以詒天下笑乎。謂素號博學。此顧甚易識。是蓋絕不一講論。而率然以應上命也。拯矯其爲。欲增而易之。易之之際。亦復靳於故府之一問。又墮舛誤。再煩改更。就使復定一名。猶愈於祖之以孫屈也。遂過不疑。遂易先號。夫豈甯神尊祖之義乎。一顧問之憚煩。而成是紛紛。後之議禮者。可以監矣。表之以識一時之巓末。

郊廟之諡

中興而來。請帝謚於郊。議文必曰某帝宜天錫之。曰某謚皇帝。廟號某宗。請后謚於廟。議文必曰某后宜以祖宗之命錫之。曰某謚皇后。苟非母后則否。惟以羣臣議進之。內詔曰。恭依而已。珂按典故。嘉祐八年五月庚申。有司將請仁宗謚。翰林學士王珪奏。謹按曾子問曰。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惟天子稱天以

誄之。春秋公羊說。讀誄制謚於南郊。若云受之于天。然乾興元年。既定眞宗皇帝謚。其秋始告天于圜丘。史臣以爲天子之稱。當集中書門下。御史臺五品以上、尚書省四品以上、諸司三品以上於南郊。告天議定。然後連奏以聞。近制惟詞臣撰議。卽降詔命。庶僚不得參聞。頗違稱天之義。臣奉命撰先帝尊謚。欲望明詔有司。稽詳舊典。先之南郊。而後下臣之議。庶先帝之茂德休烈。有以信萬世之傳。詔兩制詳議。翰林學士賈黯等議如珪奏。從之。元豐二年十一月丁丑。有司將請慈聖謚。翰林學士章享奏。竊稽典禮。下不得誄上。則大行太皇太后謚號。蓋非臣子之所敢專。必將有所請。謂若請之太廟。於禮爲宜。願付禮官詳議。於是禮院言孝明皇后之喪。百官書謚議。讀之于廟。上于下闕

號謚之異闕

下闕十一行二百三十一字

宗室聯名

□□□□□□□□□□□□□□逐時準大宗正司關到本家所撰名。多是重疊。至有數人而共一名者。又或與別房尊長名諱相犯。或兄弟不相連名。或只取一字爲名。而偏傍不相連者。名稱混殽。難以分明昭穆之序。竊恐年祀寖久。流派愈遠。譜籍漸無統紀。除重疊共一名者。昨來寺司申請。已得朝旨見令改撰外。所有犯別房尊長名諱。兄弟不相連名。幷以一字爲名。恐亦合改撰。欲乞宗正司告示。逐宮院將見今名犯尊長諱。幷字不相連。及單名者。竝令改撰。仍從本司定取一相連字取名。稍寬者。闕宗

正司告示。令依倣撰名。所貴稍得齊一。從之。於是聯名之制始定。珂按三祖下宗支所聯字。太祖曰德、惟、從、世、令、子、伯、師、希、與、孟、由。太宗曰元、尤、宗、仲、士、不、善、汝、崇、必、良、友。宣祖曰德、承、克、叔、之、公、彥、夫、時、若、嗣。當時雖先有之。而非賜名者。猶混殽。故申其禁令耳。非肇始也。英神近屬又爲之名。如孝安居多自甫有卿茂中孫。其字不一。蓋繼別爲宗云。承平時立保州位。其聯名曰咸嘉文可修景遵端廣繼大者。迺四親別族。又不與三祖也。宗寺之請。出於寺丞宋景年。見周益公必大奏議。

愧郯錄卷第二 八則

近屬名制

國朝宗屬本未定聯名之制。藝祖友悌因心。凡宣祖本支之在子行者。皆冠德字。賜名授爵。俱無等差。熙陵繼序。初更用元字以別大統。自是而後。眞皇之子從衣。於藝祖魏王諸孫賜名惟字承字者。不聯。神廟之子從人。於英宗諸孫吳益二邸之賜名孝字者。亦不聯。徽祖之子從木。于神祖諸孫吳楚二邸之賜名有字者。又不聯。不惟不聯。且無用一字者。是皆親堂兄弟從姪以降從可知也。紹興乾道以來。孝支三邸鼎立。孫枝出閤。始皆用一名。光宗今上敬敍天彝。務從其厚。莊文魏王之後俱聯所從。以示無閒。蕚樓環邸。雍怡之風。蓋視藝祖爲有光矣。然宗廟至重。貴於有別。恩義之稱。豈聖心固自有所輕重歟。

宗廟舊諱

紹興文書令曰。廟諱舊諱正字皆避之。故哲宗孝宗之舊諱單字者凡三。皆著令改避。惟欽宗舊諱二字。一則從一從回從旦。一則從火從亘。今皆用之不疑。又令之注文曰。舊諱內二字連用爲犯。若文雖連而意不相屬者。非。故太宗仁宗英宗神宗之舊諱二字者凡八。皆著令不許竝用。惟孝宗舊諱從伯從玉從宗者。今亦聯書自若。甚至有以爲名者。珂竊謂尊祖事神。固存終諱。祖宗酌禮用中。單字則盡避。二字則不連。不簡不苛。惟情之稱。弗可改也。欽皇祔清祕稱宗。而舊諱之避。乃不得與諸廟比。孝廟初潛。故名雖

已賜更然上擬英祖亦正同濮邸故事眞神二廟初亦與宗藩聯稱既改復諱顧今獨不然皆非也孝宗會要史牒皆不著初名殊不知英宗正史實錄會要蓋皆嘗書之遂使舊諱罕傳後世莫考當世士大夫猶有不及知者容臺史觀之失不既甚乎李心傳繫年要錄載此諱於紹興二年五月辛未明二月庚子除和州防禦使復見焉他書則未之載也

舊諱訓名

太宗舊諱自大中祥符二年六月二十四日詔中外文字有與二字相連及音同者竝令迴避至寶元元年四月四日翰林侍讀學士李淑奏請毋得連用眞宗舊名治平元年十一月三日翰林學士賈黯奏請毋得連用仁宗舊名自後遂著之文書令爲不刊之典珂嘗攷今宗室訓名或犯舊諱私謂不安參稽典故則可疑者有三而大可據者有一景祐四年正月十三日詔自今宗室訓名令宗正寺與修玉牒官同議定勿得重疊夫重疊猶不可而可與舊諱重乎一可疑也治平三年七月十九日翰林學士承旨張方平言皇族賜名其屬絕無服而異字同音或上下一字同者請勿避從之則是治平以前凡同族之名一字之同皆在當避之域曰同族且不可而況宗廟乎二可疑也紹聖三年五月十九日宗正寺丞宋景年奏請宗室賜名非祖免親本家命名於本祖下有服親雖音同字異竝避於本祖下無服親及別祖下有服親即音同字異許用於別祖下無服親非連名即雖本字亦許用從之舊諱則非正諱矣其視音同字異者不猶重乎三可疑也大中祥符八年六月十五日詔改合光殿名曰會慶以光字乃太宗舊名之上

字。故避之。光字。舊名之偏諱也。自二年已詔但禁連用。而今又六年之後。乃改殿名。豈非殿名常用之稱。與文書偶及者爲不同乎。殿名猶易。而屬籍□□□□□□□□李文簡燾續通鑑長編。天聖六年九月丙午。兵部郎中集賢院修撰楊大雅知制誥。大雅初名侃。以犯眞宗舊諱。詔更之。此乃灼然明據。以此論之。不特宗姓非所當爲。庶姓士大夫或襲用之。亦非也。會慶爲孝宗誕節。與殿名復出。哲宗神御殿名曰重光。又自慈聖后以來。再以入廟號。似違祥符故事云。

御名不聯字

熙陵卽祚之逾年二月庚子。有詔更御名。制曰。王者對越上天。祇見九廟。凡因祭告。必著名稱。思稽古以酌中。貴難知而易避。爰遵故事。載易嘉名。此當時播告之旨也。珂按太宗初諱匡字與藝祖聯稱。建隆造邦。已改從光字。復與魏悼王同行。太平興國初。既膺大統。魏悼王改從廷字。以避尊尊之稱。至是甫四閱月。復詔改焉。雖更定之意。具如詔書。其實去聯文尊王統。所以辨名分。示等威也。眞宗本聯元字。既立爲皇太子。遂用單名。而太支八主。仍舊字爲行。不復改。仁皇在昇邸。英祖濮潞。名亦二字。及正承祧之名。則皆改焉。聖謨昭昭。可攷而見。眞宗之子周王祐。本亦二名。以避聖祖諱而損其一。因偏傍有衣字。與仁宗諱偶合。元非初制。如溫昌信欽四王。皆徽宗追賜名。具載國史。仁宗三王。名皆躔日。是爲皇子儲王一賜卽爲單名之始。然率緣殤折。非旣長而竝命者。英宗又未及正東宮。神宗初與吳益二王竝賜名從貢。及治平不豫之際。匆猝中無以故事建明乞更名者。熙豐友愛天至。遂因循不復議。元豐末命哲宗自延安

王主鬯時。御名與神宗諸王皆聯人字。遂詔改今諱。不復聯。誠得祖宗別微之本意。徽高自藩邸入登大寶。誤循治平故事。止仍舊名。欽宗雖久在震方。亦嘗一再賜名。然鄆寵方偪。語諱滋繁。固莫容有建言者。宣和內禪。敵師日侵。亟決大議。何暇它及。孝宗猶改之。而後升儲乾道。兩下貳極之詔。皆仍舊名以播告。今上承大統。潛躍之名。亦不復改。雖曰阜陵制義之重。聖心有所不欲更。而尊君之誼則非矣。

淳熙南衙

周益公必大玉堂雜紀曰。乾道七年四月甲子。詔皇太子判臨安府。用至道故事也。或謂當以太中大夫爲判官。通領府事。恐名稱未正。遂議改尹。而以侍從爲少尹。餘判官用鄉監郎官。丁卯。將鎖院降麻。或又疑宣麻給告。非待儲貳之禮。已巳。後省官禮官會議於史院。檢照唐太宗征遼命太子監國。及大帝命太子受諸司啓事。或詔或制。視麻爲重。可以作則。上然之。庚午。偶當日被宣。范紫微成大先以侍講遞宿。聞報遽出。薄莫至玉堂。御藥李忘其名持御封御筆。皇太子某宜領臨安尹。可依此降制。三鼓進草。因奏此□□□□□□□當付有司施行。竊恐皇太子別無被受。欲依自來詔書體式。略換首尾。書寫一通。降付皇太子。今擬定格式進呈。如賜俞允。乞速批降付下。御筆批依。辛未。遂告大廷。惟此稀闊盛典。適以史官備討論。詞臣參潤色。復得宸翰。寶藏於家。非儒生之榮遇乎。珂按本朝親王爲南衙。故實有四。建隆二年七月壬申。太宗以晉王爲開封尹同平章事。開寶九年十月庚申。魏悼王廷美以齊王爲開封尹。雍熙二年十月甲辰。昭成太子元僖以陳王爲開封尹兼侍中。淳化五年九月壬申。眞宗以壽王爲開封尹。東宮爲

南衙.故實有二.至道元年八月壬辰.眞宗以皇太子爲判開封府.宣和七年十一月戊午.欽宗以皇太子爲開封牧.歷考二端親王爲尹.東宮爲判爲牧.自有明據.然則必大所行制詞.有所謂肆考南衙之故實.一新大尹之多儀.及名稱未正者.皆誤也.至于府寮之制.國初紀載雖簡.初無異稱.雍熙陳王之命.實以戶部郎中張去華爲判官.殿中侍御史陳載爲推官.竝召見.就遷去華爲左諫議大夫.雖與太中大夫之制.若相協要.亦王府之制耳.至道升儲.有司又言皇太子兼判開封府.其所上表狀.卽書皇太子.位.其當申中書樞密院狀.祇判官等書.詔從之.則是時亦無用少尹爲參佐者.在承平時.著位尹蓋尹正之常稱.雖以熙定二陵在藩日常爲.而使少尹權知府事.然自崇觀以後.例以除官.且著令別設牧以待親王矣.且自尹而少本略爲差降.以帝儲之重.而下與有司聯稱.謂罔不可.淳熙五年閏六月.魏惠憲王愷以江陵尹進兼雍州牧.牧尹秩序之別蓋如此.雖內外有異.而藩王猶可爲牧.東宮乃反爲尹.此尤大不可者也.若以宣和舊典.出於內禮已定.不欲循用.則稱判爲宜.若尹則無別矣.

孝明后制

太祖實錄.建隆元年七月甲申立皇后.制曰.朕受天景福.故父事高穹.率土樂推.乃子視黔首.坐明堂而讀時令.正中禁以崇國風.庶資博厚之功.用廣邦家之業.稟長樂之慈訓.舉長秋之舊章.乃命有司.告于清廟.咨爾琅琊郡夫人王氏.象緯炳靈.公侯貴胄.挺天人之奇表.會王者之昌圖.朕昔在列藩.常觀內助.奉晨昏而罔倦.服浣濯而無辭.贊予開國之基.賴爾宜家之慶.暈衣未舉.椒掖難虛.既侔大姒之賢.宜易

小君之號。貽謀百世。正位六宮。可立爲皇后。爾其佐佑興運。恢張內朝。樛木垂陰。期于逮下。挂華委照。法彼無私。顧彤管之在旁。思大練之爲美。若此則緱山餘烈。配沙麓之嘉祥。淮水長源。接銀潢之濬浪。后妃之德。史册有光。勉修令名。往踐厥位。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册命。珂按制詞中首稱咨爾。實與册文無異。至入尾詞。先書可立爲皇后。復申命戒。始用廷告體。令所司備册。與今制殊不同。此蓋國朝立后第一典。故不可不詳訂也。

宗族之別

政和三年閏四月丙辰。詔改公主爲帝姬。郡主爲宗姬。縣主爲族姬。珂按本朝嬴姓而用姬爲稱。雖詔書明言。考古立制。宜莫如周。然要是蔡京輩誤讀漢書薄姬丁姬輩名字。謂姬本婦人通號。故循而用之耳。建炎改制。議者之論已詳。不復複出。第宗族二字。本以別親疏。似亦差互。攷之春秋襄公十二年秋九月。吳子乘卒。左氏因其臨於周廟。而別白之曰。凡諸侯之喪。異姓臨于外。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杜征南預又從而釋之曰。同族謂高祖以下。如此。則族之親於宗明矣。今乃反之。尤失所宜。京輩當時固位。士多隨聲是非。或者因熟語先後爲次。蓋初不致考也。

聖旨教令之別

國朝所司承旨之別。乘輿稱聖旨。中宮稱教旨。儲闈稱令旨。天聖以後。母后或御東朝廷。則稱聖旨。否則稱教如初。孝皇初膺內禪。德壽方具慶務極尊嚴。太上皇后亦得稱聖旨。珂按秦漢而下。天子稱制詔。繼

別爲敕。母后東宮諸侯王稱令。下雖郡守亦稱教。無名爲旨者。惟自魏晉而下乃有之。然則承旨行事。本取指撝之義。以從尋常簡便之稱。大事則有制可。宣布則有詔書。除授則有敕命。互見於用。要不相掩。而實非古制也。晉書文帝紀司空鄭沖勸進九錫之文曰明公宜承奉聖旨。受茲介福。允當天人。則聖旨之名。已見於魏矣。詳其意趣。特出一時之文。若曰宜奉承聖上之旨意而已。非文書皆然。以爲常式也。唐尚書掌上逮下之制六。無聖旨之名。惟中書王言之制七。五曰敕旨。百官奏請施行則用之。與册書制書慰勞發敕敕書敕牒殊祈不同。則敕旨本以便事從簡。其意灼然可見。但當時未全稱聖旨耳。如延英面對。或稱進止。則又或進或止取於宸斷之意。今奏劄猶襲用之。五代相承。每事稱進止。亦與此同一源委。若中宮稱教。儲闈稱令。而繫以旨。則史傳雜見。未之考詳。漢尊母后。例得稱詔。如薄后雖非稱制。得詔有司追封竇后父爲安成侯是也。齊梁以來。或稱令。蕭統文選所載任昉宣德皇后令是也。唐尚書之制四曰令。皇太子用之。五曰教。親王公主用之。而不明著母后中宮之所稱。其見於史者。亦旁附隨事以立文而已。且旨者一時之名。而教令則典則之常也。文選所載傅亮爲宋公作修張良廟楚元王墓教之類。前稱綱紀。如詔書之前以門下爲稱也。唐皇太子令書左庶子畫諾。右庶子畫日。如制書之後予制可之畫也。則此文書體式之當然。而不可以繫旨以爲稱。其理無疑。還攷於唐。則固常聯敕以爲稱矣。以教以令。上擬于敕。則雖聯其何傷也。然竟莫究其所以始。惟高峻小史晉書王沈傳載沈爲豫州刺史。下教求言。主簿褚睿曰。奉省教旨。伏用感歎。渚宮故事載晉羅友在桓溫府。同府有得郡者。溫爲坐敍別。友亦被命至

尤遲晚．溫問之．答曰．臣昨奉教旨出門．見鬼揶揄云．我只見汝送人上郡．何不見人送汝上郡．南史鮑泉傳．梁元帝承制．從獄中起王僧辯．代泉爲都督．泉拂席坐以待之．僧辯入．乃背泉而坐．曰鮑郎卿有罪．令旨使我鎖卿．卿勿以故意見期．則二字聯旨以稱．殆習熟因簡便．而遂以爲常耶．然令體重也．教體輕也．漢侯王郡守之用．唐尚書七等之別．亦可稽矣．以東朝而猶稱教．則非所以致人主尊親之誠．此孝宗之孝．所以不能安也．既詔太上皇后稱聖旨．而胡忠簡銓在後省猶執不可．曰大哉乾元．至哉坤元．聖人固嘗有其辨．其言深切著明．而聖意篤於奉親．竟弗之許也．故近世壽慈壽康．皆稽以爲據．珂嘗申攷治平三年正月丁丑．濮議之詔．英皇嘗頒手札．稱慈聖光獻太后爲慈旨．紹興元年五月十五日．刑部尚書、權兼禮部尚書胡直孺等．準詔討論昭慈册禮．具於欽聖憲肅皇后元符三年五月之詔．亦止稱慈旨．此乃本朝故事．固不可不參著也．孝皇初詔陳魯公康伯嘗乞以慈旨稱．而孝皇以爲輕．此蓋特制．劉良李周翰注文選曰．秦法皇后太子稱令．諸公王稱教令者命也．教者教示於人也．蔡邕獨斷曰．諸侯言曰教．然則中宮亦當稱令云．

愧郯錄卷第三 六則

南北郊

洪文敏邁容齋四筆紀南北郊一事曰三代之禮冬至祀天於南郊夏至祭地於北郊王莽於元始中改爲合祭自是以來不可復變元豐中下詔欲復北郊至六年唯以冬至祀天而地祇不及事元祐七年又使博議而許將、顧臨、范純禮、王欽臣、孔武仲各爲一說逮蘇文忠軾之論出於是羣議盡廢當時諸人之說有六一曰今之寒暑與古無異宣王六月出師則夏至之日何爲不可祭二曰夏至不能行禮則遣官攝行亦有故事三曰省去繁文末節則一歲可以再郊四曰三年一祀天又三年一祭地五曰當郊之歲以十月神州之祭易夏至之方澤可以免方暑舉事之患六曰當郊之歲以夏至祀地祇於方澤上不親郊而通燔火於禁中望祀軾皆辟之以謂無一可行之理其文載於奏議凡三千言元符中又詔議合祭論不一唯太常少卿宇文昌齡之議最爲簡要曰天地之勢以高卑則異位以禮制則異宜以樂則異數至于衣服之章器用之具日至之時皆有辨而不同夫祀者自有以感于無自實以通於虛必以氣合氣然後可得而親可冀其格今祭地於圜丘合以氣則非所合以類則非應而求高厚之來享不亦難乎後竟用其議此兩說之至當如此珂按二郊重事也中興後雖循合祭之制大概不過三說一以祖宗久行神靈之所顧歆崇觀作新卒無福應一以經元祐宗工鉅儒之論必不可破一以因時制宜難于頻舉重

禮然以珂攷之合祭之議謂之便今可也謂之合古不可也分祭之議謂之合古可也謂之便今不可也二議自不相揜軾必欲兼取而合之此所以啓後日紛紛之論軾之自謂合於古者八而六議不與焉晚學蓋嘗竊疑之而不敢議也及博觀紹聖閒諸公之所以藉口者則亦容有說矣謹參以臆說而著之虞書肆類禋望徧于羣神當時必不略地示之祀夫受禪大事也祇見之初固皆秩非常之禮如漢魏以後升燎而後卽位耳恐未可以爲比此一可疑也武王克商柴祭上帝望祭山川未嘗有南郊北郊之別夫告成亦大事也且告非祭也如今之奏告國有大事則告之固不容拘以二至而亦不容循以爲常也此二可疑也昊天有成命之詩歌天而不歌地使歌于北郊則未有歌其所不祭者夫般巡守而祀四岳河海也其詩曰允猶翕河若以爲祭則必歌則海岳之祭將合於河乎天作之詩不言先公猶曰一廟也河海異地矣故或者以折陳詳道而張商英首言之紹聖之初此三可疑也春秋書不郊猶三望左氏以爲郊之細魯猶及山川周猶不及嶽瀆乎嶽瀆苟得從祀地示固必合祭矣夫說者言三望或以爲泰山河海又以爲淮河又以爲分野之星及山川固自不同禮三正記曰郊後必有三望先儒以爲助天布功是以祭天及之百於郊之明日然春秋書猶以示譏若曰廢其大而祀其細則可譏耳望未嘗合於郊也蓋別祭也逆計以及魯之禮因魯以想周之制此四可疑也天地合祭久矣議者乃謂始於王莽且禮當論其是非不當以人而廢夫書之紀虞周皆變禮也詩春秋之紀周魯皆疑辭也則謂不始于莽亦不過以十九章歌爲說耳漢禮視古多違要未爲確此五可疑也光武親誅莽尚采元始故事八陛

重壇。皆南鄉西上。見於建武之制。夫漢世郊禮駁矣。五時待我而具。高祖未嘗不因秦渭陽五帝之廟。汶上明堂之祠。多出方士之口。汾睢后土。至孝武而始舉。其制如圓丘之類。亦不經。漢不祭地。示者六葉。康衡改郊位。隨輒罷去。終西漢之世。事地甚略。光武草創之爲。亦姑謂度吾所能行。或如高祖之因秦而已。中原之定七郊。仍別有方澤。恐未可據。此六可疑也。水經注。伊水東北。魏有圓丘。準漢日爲重壇。天地位其上。夫漢已不足法。而魏可因乎。此七可疑也。唐天寶元年。敕皇地示宜如南郊。合祭以後。皆合于圓丘。夫天寶之時。視漢魏益邈矣。且元豐之詔。固欲盡刻近代之陋。而一還成周之典。今以是爲證。果足以厭議者之心乎。此八可疑也。夫撫其合者八。而皆不免於疑。周將又求其所以合。則益趨於滕口矣。昌齡之議。截截明辨。如白黑一二之不可易。是矣。抑不知軾之已出於此也。軾之言曰。夫漢之郊禮。尤與古戾。唐亦不能如古。本朝祖宗欽崇祭祀。儒臣禮官。講求損益。非不知圓丘方澤。皆親祭之爲是也。蓋以時不可行。是故參酌古今。上合典禮。下合時宜。較其所得。已多于漢唐矣。天地宗廟之祭。皆當歲徧。今不能歲徧。故徧於三年當郊之歲。又不能於一日之中。再舉大禮。是故徧於二日。此皆因時制宜。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並祀不失親祭。而北郊則必不能親往。二者孰爲重乎。若一年再郊。而遣官攝事。是長不親事地也。三年間郊天祀地之歲。而暑雨不可親行。遣官攝事。則是天地皆不親祭也。夫分祀天地。決非今世之所能行。議者不過欲於當郊之歲。祀天地宗廟。分而爲三耳。分而爲三。有三不可。夏至之日。不可以動大衆。舉大禮。一也。軍賞不可復加。二也。自有國以來。天地宗廟。唯饗此祭。累歲相承。唯用是禮。此乃神祇所

歆祖宗所安不可輕動動之則有吉凶禍福不可不慮三也凡此三者臣熟計之無一可行之理伏請從舊爲便又發其意於議中曰古者以親郊爲常禮故無繁文今世以親郊爲大禮故繁文有不能省珂謂止常禮大禮二字自足以爲不可破之論正不必區區求合以啓多言今世之郊士大夫識周禮者皆能心非之特壓以軾之重望而重以元祐諸公之公言蓋謂昌齡名頗不著紹聖以後爲是紛紛者卒不可從故雖邁著書亦兩存其說俱謂至當而軾之所謂合古者僅寘之不辨而已爾不然夫豈不知昌齡之非軾倫擬也耶珂嘗妄欲剟取軾之說而附益之曰類禋柴望雖曰因事而見然虞周以躬事爲常祀而以禮告爲大祀今將以分祭爲常祀而以合祭爲大祀斯可矣唐賈曾議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郊之與廟皆有禘也禘於廟則祖宗合食於太祖禘於郊則地祇羣望合食于圜丘以始祖配享蓋有事大祭非常禮也褚無量、郭山惲皆以曾言爲然今亦將以分祭爲郊而以合祭爲禘斯可矣明皇天寶之敕曰凡所祠享必在躬親朕不親祭禮將有闕始用合祭於是唐世皆遵行之今又將以分祭爲攝事以合祭爲親祠斯可矣蓋是三者凡以爲二字之異而辨之者也周禮一歲祀天者三明堂享帝者一四時迎氣者五祭地者三饗宗廟者四凡此十五者皆天子親祭也而又朝日夕月四望山川社稷五祀及羣小祭之類亦皆親祭夫天地異位禮樂異數不可同固也五方異尚流峙異形陰陽異宜昏明異用其不可同致均也今六變致神之樂同而用之何也六冕有別王祀皆親隆殺雖殊親見則一故社稷最貴雖賞刑必受命嶽瀆至重雖封建不以封其不可攝事均也今列壝從祀之禮分而獻之

何也。拜日東郊。揖月西望。迎氣以應。合蠟以成。以時感神。因地致敬。其不可合處。均也。今圜丘一方之地。合而饗之。何也。是三者。凡以爲二說之異而合之者也。訂而考之。固將知所處矣。夫分郊而祀。從祀亦宜分之也。日月星晨合于天。日春月秋。可以盡格於冬至乎。四嶽海瀆合於地。岱東華西。可以盡致于北郊乎。合於南郊。非古也。猶曰來享者屈於天之尊也。格於禮之大也。分而不能盡合於古。又不能盡格於神。則亦無說矣。故必欲分南北郊者。非盡罷從祀。則不可分。從祀之禮。非天子能親徧羣祀。則不容罷。親徧羣祀。非盡用周之禮樂。則不如不徧。盡用周之禮樂。非能封建如周。使諸侯分治其國。而王朝之事日簡一日。惟專意於祭。則不能盡用。嗚呼。亦難矣。當時曾肇謂祭者順陰陽之性。或燔或瘞。或沈或埋。今于地亦事之非其方。致之非其類。又違于時。以此事地。未必來享。而便謂此爲親見地示之實。此臣所未諭。其論甚美。然不知歲固有祀矣。祀固因其方。用其時。行其禮樂矣。特此爲大祀。虞周之曰類。曰禋。曰柴。曰望。果皆合其方。用其類。而用其時乎。此可謂因革之辨。而不足爲二說之折衷明矣。又按分祭之議。肇於元豐三年詳定禮文之所言。五月甲子。陳襄初請親祀之歲。夏冬疊舉二祀。李清臣請用後漢五位之制。親祀之歲。宿廟以告。宿北郊以祭。宿南郊以祀。止以一時。王存請以孟冬純陰之月。陸佃請用魯三望之制。即圜丘之北。別祀地示。張璪請盛禮容。具樂舞。遣冢宰攝事。又詔更加講求。明年四月己巳。李清臣、黃顏、王仲修、楊傑、何洵直、葉祖洽、文及甫、張璪、陸佃皆列名上議。惟陳薦援成命之詩。媿神並況之章。以爲不始王莽。乞姑仍舊。曾肇請損儀衛之虛文。以就躬事地示之實。是日遂下詔。親祠如南郊。如不親祠。上公

攝事仍別修定攝事儀制。六年五月甲申。禮部太常寺上親祠及攝事者儀以獻。詔行之。時猶未敢以躬祭爲必行也。七月庚申。築方丘。是年十一月丙午冬祀。遂不復設地示位。元祐初政。兩行大饗。七年三月始議復合。九月戊子上議戊戌詔以初見于郊。姑設地示位。竣事復議十一月癸巳郊。八年二月壬申軾議始上。四月丁巳遂詔罷集。仍用合祭。紹聖元年五月甲寅以右正言張商英言。詔禮官詳議。戊午中丞黃履復言。詔送禮部。二年正月辛亥又詔議如何可以親行祭地之禮。然後可罷合祭。時又未敢以合祭爲全非也。三年正月戊午遂詔閒因大禮躬祭地示。然實未嘗行。至政和四年五月丙戌始克行方澤。蓋三十二年之中大典凡三變。而地示僅元祐一祭而已。雖哲徽堅主其議。亦十九年而乃得行。其難如此。又按元祐之議主合祭者。呂大防、蘇頌、蘇轍、鄧雍、蘇軾、梁燾、范祖禹、錢勰、李之純、時之奇、喬執中、吳立禮、張璪、王欽臣主分祭者。范百祿、范純禮、彭汝礪、范子奇、曾肇、王覿、豐稷、韓宗道、劉安世、孔武仲、陳軒、盛陶、宇文昌齡、楊畏、章敦逸、黃慶基、虞策、孫路、歐陽棐、韓治、朱彥、宋景年、閻木、杜純。而欽臣則僅乞以初見天地並祭。以謝丕況純又主苑中燔火望祠之議者也。武仲議亦稍異。紹聖之議主合祭者。錢勰、范純禮、韓宗師、王古、井亮采、常安民、李琮主分祭者。蔡京、林希、蔡卞、黃履、吳安持、晁端彥、翟思、郭知章、劉拯、黃慶基、董敦逸、豐稷、傅楫、葉祖洽、劉定、黃裳、盛陶、虞策、稷楫、祖洽。欲省儀以便祭。定、裳、陶、策。則遷就十月神州之祭者也。其說皆具是矣。軾又以丁未祀周廟。爲先廟後郊。亦周之禮。蓋亦以變爲常爾。至如力奏乞集議之日。互相詰難。以盡衆心。而祖禹遽白大防。以當自朝廷酌其可否而行之。若使相詰。必致紛爭失體。繼

遂併集議而罷。故商英之撼時論。必以爲稱首。亦有以啓之歟。要知議禮大事。不可以不詳且謹云。

思陵近誤

金人雍立追葬康王亶。正其廟諡。珂嘗讀徐夢莘三朝北盟集編。有大定所下改窆之詔曰。朕惟熙宗孝成皇帝。以武元嫡孫。受文烈顧命。昨其即位十有五年。偃兵息民。中外乂安。惟海陵庶人亮包藏禍心。覬覦神器。誘煽姦黨。遂成篡逆。而又厚誣盛德。降從王封。亮既得志。肆其兇殘。不道之極。至於殺母。人怨神怒。自底誅滅。惟皇天眷祐于我家。肆予一人。纘承先緒。暴其悖惡。貶爲庶人。仍黜其殯於兆域之外。仰惟熙宗位號宜正。是以聞者稽之禮文。升祔大寶。復加美諡。尊而宗之。惟是葬非其所。蓋常慊然。爰命有司。卜地涓日。奉還梓宮。已於十月初八日。備禮改葬於思陵。庶幾有以慰在天之靈焉。按武元即阿骨打。文烈即吳乞買。廟號太祖太宗。名閔與晟者也。亶故名喝囉。又名曷剌馬。父曰室果。又曰室曷。名宗悛。亶以梁王爲按班諳版孛極列。蓋晟以繼及之約。授之儲副。嗣位於紹興五年。爲天會之十三年。弒於紹興十九年。爲皇統之九年。壬戌之盟。實與高皇定和好爲與國。而淳熙因山之始。大臣失于審訂。襲而用之。耳目所接。其誤又不可與叱奴同日而語。閔之陵曰泰。晟曰豫。泰雖與哲廟同稱。實先後二十四年。祖吾故智。尚無嫌也。

諸陵複名

僖祖陵曰欽。順祖曰康。翼祖曰靖。宣祖曰安。太祖曰昌。眞宗曰定。仁宗曰昭。哲宗曰泰。欽宗曰獻。實犯後

周慶祖、漢平帝、殤帝、唐太祖、後晉睿祖、僞南漢高祖、唐武后、烈祖、昭成竇后、昭德王后、僖宗、漢惠帝、南齊宣帝、後梁敬祖、後晉憲祖、吳景帝、元魏肅宗、周天元、唐中宗、周明帝、唐太宗、僞南漢中宗、元魏宣武順于后、唐元宗高祖、已用之名。靖定二號凡再改。而皆出於複。其弗審爲尤甚。思崇已出前記。自眞宗而下聯永字。稱謂雖同。紀錄猶異。若三祖迺國初定制。名止一字。直相混爲一。不可別矣。南齊宣帝。後梁敬祖之爲安。魏于后之爲泰。闕。太祖之爲康。亦皆聯永字云。

館學輕重

王明清揮麈錄曰。政和中。詔天下州縣官皆帶提舉管勾學事。時姚鰷以節度使守蔡州。建言乞免綦階。朝廷許之。靖康初。除去。紹興中復增。但改庶官爲主管。時孟信安仁仲來帥會稽。先人寓居孟氏。與家閒契分甚厚。仁仲以兄事先人。入境語先人云。忠厚與秦檜雖爲僚壻。而每懷疑心。今省謁攢宮。先入朝。然後開府。從兄求一不傷時忌對劄。先人舉此。仁仲大喜。爲援麟舊請。草牘以上。奏入即可。尋又降旨。自此武臣帥守。並免入銜。行之至今。珂按日歷紹興二十七年二月壬子。少師信安郡王孟忠厚提舉祕書省。四月。忠厚薨。竊謂館學皆清選。況內外異宜。因創殊制。辭受之際。要未知所輕重也。中興初。忠厚嘗班延閣。繼又歷宥府。固不顯以肺腑進。豈前日之不受。專以檜忌故耶。南渡開壁府。惟秦熺以恩澤侯始居此官。蓋亦祖政和七年五月辛卯蔡攸兼領之制。忠厚繼之。後不復除授。慶元丙辰。詞科始以命題。試者多忽不考。是歲無合格者。

階官避家諱

律文有私諱冒榮之禁。故四銓之法。遇磨勘階官之稱。與其三代諱相值者。許其自陳。授以次官。謂之寄理。遂以繫之官稱之首。珂按國朝著令。諸官稱避家諱者。擬以次官。元豐改官制。或有或無。於是元符令又附益之云。或授舊官。歷攷條令。初無以二字入銜者。厲世磨鈍之柄。而下之人得以寄稱。掌故之野亦明矣。士習目睫。恬不知怪。開禧丙寅。李參預壁爲小宗伯。會課。當遷中奉大夫。正其祖諱。援故實。自言不帶寄理。當是時詔從之。繼參大政。復遷中大夫。而稱朝議大夫自若也。朝論皆以李爲得體。然銓法迄今亦遂莫之改也。

贈官迴避

避諱之制。雖見於令甲。而贈官告第階稱。或所犯司封。乃無明文。珂在政府。嘗訪其事於天官。竟無曉者。後閱洪文敏邁容齋三筆。紀李燾仁甫之父名中。當贈中奉大夫。仁甫請諸朝。謂當告家廟。與自身不同。乞用元豐以前官制。贈光祿卿。丞相頗欲許之。予在西垣。聞其說。爲諸公言。今一變成式。則他日贈中大夫。必爲祕書監。贈太中大夫。名爲諫議大夫。決不可行。遂止。按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錫告榮先。焚黃邱壟。爲人子之榮也。而顧犯其所諱。不安孰大焉。父前子名。君前臣名。朝廷之著位。以一人之私而易之。亦非也。況綸告之中。固書所贈官之姓名。而今世士大夫仕於朝者。亦未嘗自避其名。推此言之。雖無避可也。其或祖名某而贈父官稱實犯之。使父而在。猶將避而不敢當。如此。雖贈以次官亦可也。臆度如

此、未知其當與否、更俟博識。

愧郯錄卷第四　五則

先廟後郊

珂前辨南北郊。妄意以禮之大者與常禮異。折衷古今。以俟博識。及考元豐六年十月庚辰。太常丞呂升卿所奏。則先廟後郊。當時亦嘗有議之者。反覆其論。可謂至當而迄不見於用。則蓋有弗便乎今。雖欲力行不可得也。珂故因是而發其餘論焉。升卿之言曰。近以郊祀致齋之內。不當詣景靈宮及太廟朝饗。遂具奏伏聞。止罷景靈宮諸處朝謁。而天興殿及太廟朝饗如故。臣伏以郊丘之祀。國之大事。有天下者。莫重乎饗帝。臣歷攷載籍。不聞爲祀天致齋。乃於其間先饗宗廟者也。猶有唐天寶之後。用田同秀之言。立老子廟號曰太清宮。是歲將行郊祀。以二月辛卯。先躬享焉。祀用青詞。饋用素饌。甲午又親享于太廟。內申。乃有事於南郊。終唐之世。奉而行之。莫知其非。雖論者以爲失禮。然考其初致齋之日。乃辛卯享於太清宮。至丙申殆且五日。乃得雍容休息以見上帝也。今陛下致齋三日。其一日於大慶殿而用其二日三行禮焉。古之大祀。未有不齋三日而敢與神明交者。故經曰。齋三日。一日用之。猶恐不敬。二日伐鼓何居。蓋先王之於祭祀之齋。如此其謹也。今陛下行禮於天興殿。才齋一日爾。其之太廟與郊宮也。前祀之一日。皆嘗用之矣。謂之一日之齋。尚非全也。夫用一日之齋以修大祀。未見其可。況非全日乎。於以奉宗廟則齋之日不足。於以事上帝則齋之儀不專。陛下恭嚴寅畏三歲一修大禮。將以受無疆之休。其爲致齋

者乃如此。殆未稱昭事之意也。今太廟歲有五大享。皆如古矣。又於郊祀復修徧享之禮。此爲何名乎。論者曰。宗廟之禮。未嘗親行。故因郊祀。恭展薦獻。臣曰不然。唐太宗時。馬周言曰。陛下自踐位以來。宗廟之享。未嘗親事。竊惟聖情以乘輿一出。所費無藝。故忍孝思以便百姓。遂俾唐史不書皇帝入廟。何以示來葉。良謂此也。且人主於宗廟之享。自當歲時躬修其事。其不親饗者。蓋後世之失禮也。今日必因郊禮以行之。則義尤不可。夫因者。不致專之謂也。七世聖神。儼在清廟。朝廷不特講歲時親行之禮。而因以饗之。此非臣之所聞也。臣愚以謂今郊禮宜如故事。致齋於大慶殿。二日徑赴行宮。其宮廟親饗並乞寢罷。或車駕必欲至太廟。卽乞止告太祖一室。以侑神作主之意。撤去樂舞。以盡尊天致齋之義。其天與朝饗。乞更不行。請如新降朝旨。俟禮畢而恭謝。伏請繼今日已往。別修太廟躬祀之制。歲五大享。乘輿親臨。其一焉。仍望自今歲臘饗爲首。於明年行春祠之禮。論與烝嘗。自次年以敍終之。每遇行廟享之時。則罷景靈宮一孟朝謁之禮。廟享致齋。乞於內殿出入如常儀。如此則祀天饗親。兩得其當矣。珂按先廟後郊。蘇文忠軾嘗引書武成。證爲周禮。而珂固疑其卽變禮以爲常矣。升卿謂古之大祀。未有不齋三日而敢與神交者。考之武成。厥四月丁未。祀于周廟。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雖禮之變。猶必歷三日而後柴望。則升卿之言。豈非明據。然珂謂升卿之論廟享。歲五大享而臨其一。乃殺禮也。非備禮也。行廟享之時。則罷景靈宮一孟朝謁之禮。廟享旣與景靈迭用。且致齋內殿出入如常儀。乃常禮也。非大禮也。夫天地大祭也。祖宗大祭也。降禮補物。不可偏廢。其勢必如仁宗給享之制。始合於禮之宜。夫嘉祐之行給也。以代三

年之郊也。輅而齋。冕而事。門而肆眚。皆郊制也。前乎元年。恭謝於大慶。後乎七年。大享于明堂。則四年之祫。適三年之中也。如升卿言。是以常禮享祖宗。而以大禮祀天地也。若每歲而入廟。又三歲而出郊。禮有隆而無殺。知其必不能也。知乎此。又益知乎南北郊之不可以兼舉也。分郊而祭。舍升卿之說。則太廟原廟之享。不知其存乎否也。苟存也。則先南郊祀之。先北郊亦祀之。祖宗之祭二。而天地之祭一。祖宗三歲而徧。天地六歲而徧。以卑逾尊。不可也。苟廢也。則原廟恭謝之制。就可如升卿之說。而太廟則不可以已享也。享不可以殺禮也。是又于何時增此一郊耶。其疏其數。將於此乎。益無所統矣。

魚袋

國初承五季草創。官儀未備。熙陵既卒武功。垂意右文。彌文淩舉。章服稽古。以爲後則。雍熙元年十二月丁卯。祀南郊。大赦。初許陞朝官服緋。及二十年者。敍賜緋紫。內出魚袋以賜近臣。自是內外陞朝文武皆帶。凡服紫者飭以金。服緋者飾以銀。京朝官幕職州縣官賜緋紫者亦帶。親王武官內職將校皆不帶。國朝魚袋之制自此始。珂嘗以歐陽文忠修劉昫新舊唐史。唐會要。考訂其由。雖詳叔革。然其所以叔者。抑寓他說。殆非國朝所當因也。會要。高宗永徽二年四月二十九日。開府儀同三司。及京官文武職事四品五品。並給隨身魚袋。舊史輿服志以爲五月。新史車服志不著年月。以爲三品五品有飾金與銀之別。且出內必合。以防召命之詐。還攷會要。永徽五年八月十四日。敕恩榮所加。本緣品命。帶魚之法。事彰要重。豈可生平在官。用爲褻飾。纔正亡歿。便卽追收。尋其終始。情不可忍。自今以後。五品以上有薨亡者。其隨

身魚不須追收。如此則魚袋本以褒飾。恐不專以防詐僞也。會要又載咸亨三年五月三日。始令京官四品職事佩銀魚。是日內出魚袋偏賜之。舊史亦載此年月。五品以上賜新魚袋。並飾以銀。三品以上各賜金裝刀子礪石一具。參之新史。魚袋之賜與分別賜飾。年月迥別。本非一時事。又初無金飾魚袋之制。所謂金飾者。乃刀子礪石耳。斷文紀事。固已失實。會要武后垂拱二年正月二十日。敕諸州都督刺史。並準京官帶魚。新舊史載年月無訛。按外鎮都督刺史自有魚符。初不假魚袋以信召命。益驗褒飾之說爲可據。所以給之者。欲以均內外之寵而已。會要天授元年九月二十六日。改內外官所佩魚爲龜。至中宗神龍元年二月四日。在京文武官五品以上依舊式佩魚袋。久視元年十月十三日。職事三品以上。龜袋宜用金飾。四品用銀飾。五品用銅飾。上守下行。皆依官給。神龍元年九月十七日。敕嗣王郡王有階卑者。亦聽著紫佩魚袋。至元宗開元元年八月二十日。諸親王長子先帶郡王官階卑者。亦聽著紫佩魚袋。神龍二年八月。制京文官五品以上依舊式佩銀魚。睿宗景龍三年八月。令特進佩魚。散職佩魚自茲始。新舊史雖有詳略。其事互同。則改魚爲龜。正武后革命時事。而中宗反正。不俟淹時。卽復其制。要必有深意。不直爲外飾。蘇氏記又曰。自永徽以來。正員官始佩魚。其離任及致仕。卽去魚袋。員外判試并檢校等官。並不佩魚。至開元八年九月十四日。中書令張嘉正奏請致仕官及內外官五品以上檢校試判。及內供奉官見占闕者。聽準正員例。許終身佩魚。以爲榮寵。以理去任。亦許佩魚。自後恩制賞緋紫。例兼魚袋。謂之章服。會要景雲二年四月二十四日。敕魚袋著紫者金裝。著緋者銀裝。新史開元初。駙馬都尉從五品者。假紫

金魚袋。都督刺史品卑者。假緋銀魚袋。參稽互觀。則散官員外判試檢校皆佩魚。又許終身。雖去任亦佩。益驗褒飾之說爲不誣。而防詐之制爲已變也。假紫假緋。正今日借服之所自始。而金銀銅之飾。雖肇於久視。而用以假紫假緋而無閒內外品秩者。蓋至于景雲而後定。新史分品賜飾。謂在高宗朝。益見其非。珂後因閱朝野僉載。有曰唐上元年中。令九品以上。佩刀礪算袋紛帨。爲魚形。結帛作之。取魚之衆。鯉彊之兆也。至天后朝。乃絕。景雲之後。又準前結帛魚爲飾。竊疑魚袋之始。意或出此。武后既廢帛魚。亦改龜佩。正一意度耳。及攷雜傳記。見唐李淳風識書。有江中鯉魚十八子之說。爲唐受命之符。又西陽雜俎載唐律。取得鯉魚。即宜放。仍不得喫。號赤鯉公。賣者決六十。程文簡大昌演蕃露。載武后以元武爲龜。故改龜佩。稗此數說。始信所疑爲有據。依新史。又載高祖初入長安。罷隋竹使符。班銀菟符。其後改爲銅魚符。以起軍旅。易守長。京都留守折衝府捉兵鎮守之所。及左右金吾宮苑總監牧監皆給之。宮殿城門給交魚符。巡魚符。左廂右廂給開門符。閉門符。蕃國亦給之。雄雌各十二。銘以國名。雄者進內。雌者付其國。朝貢便各齎其月魚而至。不合者劾奏。又新史載魚袋顛末曰。隨身魚符者。以明貴賤。應召命。左二右一。左者進內。右者隨身。皇太子以玉契召勘合乃赴。親王以金。庶官以銅。皆題某位姓名。官有貳者加左右。皆盛以魚袋。三品以上飾以金。五品以上飾以銀。去官納之。不刻者。傳佩相付。復考帝紀。高祖以隋義甯元年十一月甲子入京師。二年辛巳停竹使符。班銀菟符。五月甲子受禪。改元武德。九月癸丑。改銀菟符爲銅魚符。則草昧之初。所以汲汲易之者。正以爲開國之兆。而其他一切之用符契。皆以魚意。尤不待辨而

可察也。在隋之先。雖亦嘗用魚符矣。特偶然以爲飾。至唐用識。正指此以神其革命。又不當以隋爲比。新史雜載之說。正防僞之源。要是符盛以袋。雖出初意。袋飾以魚。本爲寵章。金銀之飾。初無年月。自當以紀爲正。後雖不合符者亦得佩。意益顯然。其不可泥初制亦明矣。然則國朝因之可乎。洪文敏邁容齋四筆載隨筆書衡山唐碑。別駕賞魚袋之名。不可曉。今按唐職林。魚袋帶門戟金玉銀鐵帶及金銀魚袋云。開元敕非灼然有戰功。餘不得輒賞魚袋。斯明文也。珂按以魚袋充賞。蘇氏記新舊史。皆有賞緋紫例兼魚袋之文。會要。開元二年閏二月。敕承前諸軍人多有借緋及魚袋者。無功借賞。深非道理。宜勅收取。郎將以上。先借後奏。其靈武、和戎、天武、幽州、鎮軍、赤水、河源、瀚海、安西、定遠等軍。既臨賊衝。事藉垂賞。量軍大小。各賜金魚袋一二十枚。銀魚袋五十枚。並委軍將臨時行賞。則賞魚袋出處亦時與職林參見也。馬永卿懶眞子錄。載陝府平陸主簿張貽孫問魚袋制度。而答以今之魚袋乃古魚符。必以魚者。蓋分左右。可以合符。唐人用袋盛魚。今人以魚飾袋。爲非古制。要亦未詳攷其由云。

服章入銜

今之賜章服入銜者。服紫者。曰賜紫金魚袋。服緋者。曰賜緋魚袋。其爲連率職司節鎮支郡倅貳。服色未至。而應隔借若序借者。服紫者止曰借紫。服緋者止曰借緋。所借魚袋不以入銜。而實得佩魚如正賜者。珂按唐故事。假紫者金魚袋。假緋者銀魚袋。見於新史。開之制。本朝雍熙郊赦。雖復賜魚。而不及借服者。考之續會要。政和元年十一月十七日。尚書兵部侍郎王詔奏今監司守倅等。並許借服色。而不許佩魚。

卽是有服而無章。殆與吏無別。乞今後應借緋紫臣僚。並許隨服色佩魚。仍各許入銜。候回日依舊服色。從之。則借服得佩魚。蓋自是年始也。然當時詔所奏。既許以借佩。又許以入銜。則凡今之結銜者。皆當全書金魚銀魚袋。而有司給誥敕。例不帶行。則被借者無緣敢自以入銜。此南渡而後。掌故散訛之失也。又有位登法從而未至八座者。於法止賜金帶。不復佩魚。而每於官職封賜全銜。猶帶賜紫金魚袋。被賜者亦不敢削去。則是借服本有佩。不得入銜。賜帶雖無魚。迺循誤例。名實有無。於是舛矣。蓋凡除授。率中書關尙書賜敕。或下天官給告。因襲前比。不復檢覈。士大夫亦忽不考云。

執政階官封爵

元豐官制初行。以特進易左右僕射。金紫銀青易六曹尙書。自特進而上。非宰相不除。執政雖久次。階亦止金紫。爵不過開國。蓋祖宗朝參樞例官。惟得至八座。開如李至之類。亦僅寵以節鉞。無爲僕射者。夏竦徹國非端揆。蓋相制已頒。而格且爲樞密使而後得之。故元豐稽以爲比。所以辨等衰。重名器也。然在昔時侍從官得至吏部尙書。實今金紫。洪文敏邁容齋三筆。載紹興以來。惟梁揚祖、葛勝仲以致仕得之。自是而後。始以兩階爲重。專待執政。從臺至光祿者已絕少。不復可以序進。何元樞澹去國及今十五年。不改金紫階。洪文敏邁沈憲敏樞以宣奉上課。皆不行。後以致仕。及子遇郊敍封。而後得之。文敏亦自著其事於三筆。此最近日明證。珂嘗攷之。徽宗詔旨。宣和元年二月戊戌。特進知樞密院事鄧洵武爲少保。依前知樞密院詔。以武首議紹述。故錄其功也。既又封莘國公。雖其年三月癸丑。御筆恩數並依宰臣例。乃

正以已除少保之故而與之。且其爲賜位時。元未有此旨。是執政階官封爵似無限法矣。當時以元豐改制。不置樞密使。故洵武止以知院視宰臣。珂又按蔡元道官制舊典曰。政和後。薛昂帶觀文殿學士任特進。白時中以門下侍郎帶特進。皆失舊制。繼詔並改金紫光祿大夫。今後非宰相不除。則是政宣間雖時有侵紊。尚能申儆初制。如蔡攸之與京恩倖震天下。乃自殿學士由節鉞進序儀同。遂班孤棘。它日領宮府。蓋已在爲傅之後。而紹興間秦檜以舐犢之愛。其子熹自知院引嫌罷。纔降恩數。比宰相之旨。遂歷大觀文少師。封國公。其躐進捷出。有京攸之所不敢爲。蕩滅典法。餘燄至今。尚可想也。葛文康勝仲行狀。謂勝仲以左宣奉謝事。文敏亦誤紀耳。或謂元豐寄祿條目。開府特進爲散執官。金紫至太中爲侍從官。予之以其名。而陰尼其所至。殆不可曉。珂竊謂不然。今著令有曰觀文殿大學士至諸閣待制爲侍從官。而世未有以舊毫除大觀文者。泥文捐實。固不得輕議聖制也。

尚書之名

今世爲尚書者。尚字皆從平聲。都省之名亦然。珂嘗竊疑其義。有所未解。考之宋書百官志。而後知其訛。志之言曰。尚書。古官也。舜攝帝位。命龍作納言。卽其任也。周官司會。鄭元云。若今尚書也。秦世少府遣吏四人在殿中主發書。故謂之尚書。尚猶主也。漢初有尚冠、尚衣、尚食、尚浴、尚席、尚書。謂之六尚。戰國時已有尚冠尚衣之屬矣。秦時有尚書令、尚書僕射、尚書丞。然則尚書之稱當從去聲而非平聲。亦既明甚。第鄭康成注周禮司會曰。司會計官之長。若今尚書。唐陸德明釋其音曰。常。雖有此據。了不知其義之所繇

取.此殆今世襲稱之始也.徽宗朝.復殿中省有六尙.今內省品秩猶有尙宮等謂稱.益無可疑云.

愧郯錄卷第五

永固更號

永固陵之易。中興會要不載所以。惟張澄奏不犯歷代陵名一語。粗見微意。而王明清揮麈錄。乃自以爲其父所建明。明清之言曰。紹興戊午。徽宗梓宮南歸有日。秦丞相當國。請以永固爲陵名。先人建言北齊叱奴皇后實名矣。不可犯。且叱奴、外國也。尤當避。秦大怒。幾蹈不測。後數年卒易曰永祐。珂按叱奴后本非北齊。乃宇文周也。其謚曰文宣。明清當是見北齊有文宣帝謚號偶合而誤記耳。遡是而上。又有元魏文明馮后。亦葬永固。蓋在叱奴之前。而明清不知授證。其誤又可見。中興會要之注曰。先是有詔於西京修奉陵寢。有司撰陵名永固。既而梓宮權攢紹興府會稽縣。故改今名。則秦檜當時蓋不肯自以爲誤。姑以攢宮非久固之地而易之。味澄之奏。則檜密諭之旨不言而知矣。今中都吳山城隍廟額。亦曰永固。雖陵名已更。要似不可因仍。而尙未有議之者焉。

熙甯崇甯年號

神宗初卽位。逾年改元熙甯。盡十年而改。徽宗初改元。逾年又改崇甯。盡五年而改。珂按二號皆劉宋陵名。高祖武帝之婕妤。太祖文帝之母曰章胡太后。實號熙甯。太祖文帝之美人。太宗明帝之母曰宣沈太后。實號崇甯。藝祖考鑑背而易乾德。蓋以稱謂之重複耳。複猶不可。此名可乎哉。一時當國者。其不審亦

甚矣。

泰安宮

紹興甲寅光祿既堅與子之斷。移御泰安宮。既而聖躬猶未清安。朝議請易宮名爲壽康。以覬導迎簫疇之福。壽康複名珂固前記之矣。嘗再考南齊書太祖高皇帝實葬泰安陵。二字皆同。則瞭然知其非所宜稱也。一時降詔定名之際。詞亦失於考閱云。

五齊三酒

珂之仕中朝。屢攝官涖祠祭。每見尊彝之設。五齊三酒。皆有其名而實無之。惟將事則取具天府。蓋止一色公醞耳。聞之容臺吏。尊罍之下率多空。惟一尊僅實杯勺以共祭。它日又攝光祿丞。得先祭贊閱視酒饌。又攝太官令。躬酌酒實尊。得窺其中。蓋皆如言。則其初點饌之際。執事者徒再倡酒齊之目而已。於以驗其名殊而實一也。嘗讀周禮正義。頗疑醞法不明。古制難復。考之通鑑長編。元豐六年十月甲申。光祿卿呂嘉問言。光祿掌酒醴。祠祭尊罍相承用法酒庫三色法酒。以代周禮所謂五齊三酒。恐不足以上稱陛下崇祀之意。近於法酒庫內酒庫。以醞酒法式考之。禮經五齊三酒。今醅酒。其齊多。以二十五日。春秋十五日。夏十日。撥醅甕。而浮蟻湧于面。今謂之撥醅。豈其所謂泛齊耶。接取撥醅。其下齊汁與滓相將。今謂之醅芽。豈其所謂醴齊耶。既取醅芽。置簏其中。其齊愈白色入焉。今謂之帶醅酒。豈其所謂盎齊耶。冬一月。春秋二十日。夏十日。醅色變而微赤。豈其所謂緹齊耶。冬三十五日。春秋二十五日。外撥開醅面觀

之。上清下沈。豈其所謂沈齊耶。今朝廷因事而醞造者。蓋事酒也。今逾歲成熟蒸醞者。蓋昔酒也。同天節上壽燕所供臘醅酒者。皆冬醅夏成。蓋清酒也。此皆酒。非所謂齊也。是知齊者。因自然之齊。故稱名。酒者成就。而人功爲多。故饗神以齊。養人以酒。竊恐典禮如此。又司尊彝曰。醴齊縮酌。盎齊沈酌。依經傳則泛齊醴齊。以事酒和之。用茅縮酌。其盎齊緹齊沈齊。則以清酒和之。不用茅縮酌。如此。則所用五齊不多。而供具亦甚易。蓋醞酒料次不一。此五種者成。而皆自然。伏望睿斷。以今之所造酒。與典禮相參審。或不至差謬。乞自今年郊廟共奉上批。嘉問論證。似有理趣。今宗廟所實尊彝酒齊未備。就且如其說用之。於理無害。然則當時蓋嘗施用。而又前乎慶歷。後乎大觀。皆經講明。具珂後記。彌文祼容。交舉並修。要必不廢。特建炎南渡之後。有司失其職耳。非故事也。祖宗崇祀。存古之意。最爲嚴重。是說其有稽焉。

齊酒廢革

齊酒之用於祖宗朝者。無所名見。五季因陋未皇。禮文無可攷者。珂按國朝會要。慶歷元年十月十五日。同判太常寺呂公綽言。郊廟所陳樽罍之數。皆準古。而不實以五齊三酒。及用明水明酒。有司相承。名爲看器。其郊廟天地配位。惟用祠祭酒一等。分大祠中二升。小祠位一升。止一樽酌獻。一樽飲福。餘皆空器。按開元禮崇祀錄。昊天上帝皇地祇六樽。太樽爲上。實以沈齊。著樽次之。實以醴齊。犧樽次之。實以醍齊。壺樽次之。實以沈齊。山罍爲下。實以三酒。配帝蓋樽爲上。實以沈齊。犧樽次之。實以醴齊。象樽次之。實以盎齊。山罍爲下。實以清酒。皆加明水明酒。實於上樽。五方、北極、天皇大帝、神州地祇、大明、夜明、太樽。實以

沈齊、五星、十二辰、河漢、象樽、實以醍齊。中官壺樽、五方山林、川澤、屑樽、並實以沈齊。外官概樽、五方丘陵、墳衍、原隰、散樽、並實以清酒。衆星散樽、實以旨酒。皆加明酒。各實於上樽。宗廟每室設罍彝、黄彝著樽衍上樽。皆實以明水。黄彝實鬱鬯。著樽實以醴齊。又司烜氏以鑑取明水於月。鄭康成云。鑑、盛取水者。世謂之方諸。取月之水。欲得陰陽之潔氣也。臣謹以古制考五齊三酒。即非難得之物。將來郊廟祭饗。宜詔酒官依法制齊酒。分實樽罍。仍命有司取明水對明酒。實於上樽。或陰鑑方諸之未能猝辦。請如唐制。以井水代之。下博士議而奏曰。比郊廟祠祀壇殿上下所設樽罍。惟酌獻飲福二樽。實以祠祭酒。餘皆徒設器而不實。以五齊三酒明水明酒。誠於禮爲闕。然五齊三酒。鄭康成注周禮。惟引漢時酒名擬之。而無制造之法。今欲仍舊用祠祭酒一等。其壇殿上下樽罍。有司不得更設空器。其明水明酒。並以井水代之。其正配逐位酌獻飲福。舊用酒二升者。各增二升。從祀神位。並用舊升數實諸樽罍。配以明水明酒。從之。既從其請。則自慶歷以來。雖欲用之而不能知其法矣。此元豐呂嘉問之請。所以有爲而發也。還考元豐元年七月二日。詳定郊廟奉祀禮文。所言古之祭祀。以五齊薦諸神。以三酒酌諸臣。其用不同。今尊雖具。均以法酒實之。而無清濁厚薄之異。是名物徒存。而亡其實也。再詳五齊。鄭氏以爲醴酒與酒味異。其餘四齊味皆似酒。祭祀必用五齊者。至恭不尚味而貴多品也。若三酒。則人所飲也。專酒爲有事而新作者。即今卒造之酒。昔酒久釀方熟。故名以昔。二者色皆白。清酒久於昔酒。故色清而味厚。欲令法酒庫內酒坊。以見造到逐色酒實之。從之。則三酒當時尚未備。五齊固可從而知。不知公卿之奏。以後復曾　明否。禮文

之所言.乃在嘉問奏論五年之先.則還想中間五齊醞法之不講.亦云久矣.嘉問既奏.神宗親批其後.有於理無害之語.而大觀四年四月二十八日.議禮局又言古者祭祀設五齊三酒.酒正之法式不傳於後.而先儒特以當時名物所有而言之.國朝祀儀雖有齊酒之名.而一以法酒代之.康定元豐.皆嘗討論以爲非是.欲望明詔有司.依仿古法造五齊三酒.祭則供之.自太尊以下至於壺尊.泛齊以下至於清酒.各以其序實之.庶合古法.從之.則元豐之後.又曾經廢革.詳考御批.既謂似有理趣.又謂就且如其說.豈猶有疑而迄於未用耶.然大觀之從.必當見於用.周禮注疏可覆.非世 下闕

牲牢均胙闕

下闕十八行三百七十八字

副本緣起

□□□□□□□□□□□□□□□□□罷免.忠彥得狀驚曰.又似李邦直矣.徑歸具劄子避位.後二日.押入起居奏事罷.復上馬還觀音院.五月庚申.忠彥遂以大觀文罷知大名府.則布之罷後忠彥兩閱月.材能甫之所由遂爲事始矣.然忠彥之得狀.有似李邦直之語.遡而考之.清臣之去.在建中靖國元年十月癸巳.時自門下侍郎罷爲大資政.亦知大名.李文簡燾通鑑長編曰.先是曾布獨對.上諭布人物有可詔對者.但奏取來.便當批付閤門.布尋以劉燾、王防、周燾、白時中四人名聞.上悉批令對.四人者皆布門下士.清臣密啓上.謂燾防等爲四察八偵.既而對衆顯白.四察八偵.不可爲言事官.上色變.衆莫曉其語.

上以諭蔣之奇、章粢曰、清臣蓋指王防劉燾等也、令諭布知、且曰、清臣所爲、婦人女子之事、尋召燾告之、仍令轉達上旨、時九月丙戌也、後二日、布留身謝、上諭以察偵之語、且言所謂察偵、皆臣所親接之人、若子小人、各有黨類、此等人皆知順聖意、奉行法度者、非營私也、若晁補之、畢仲游之徒、皆與清臣輩背公死黨之人、必不與臣親厚、此理之必然也、上曰、清臣害政當去、布曰、補之等何能爲、清臣在政府、則爲害政矣、上曰、彭汝霖累有文字、但未出、卿可諭汝霖繳申清臣、則因其請出、便可令去、布曰、臣未嘗與言事官交通、昨者聖諭令彭汝霖召吳則禮諭聖意、臣迄今不曾令則禮至汝霖所、今既被旨、容臣更展轉道達、次上知布之未奉詔也、翊日、趙挺之對、遂令諭汝霖、汝霖遂草疏納清臣於待漏院、三省各申一照會狀、但言前後五有章疏論清臣當罷政、未承施行、謂其必能自詣、而安然自居、慮清臣之不知、已錄申之矣、清臣得汝霖申狀、皆不以告同列、布及同列亦莫知其由、奏事畢、清臣留身請去、遂出居僧舍、上以清臣劄子付通進司、遣一老卒持送、故事當遣御藥封還、而清臣留時、嘗白上曰、臣本無去意、但爲言者所迫、如蒙遣使宣召、臣更不敢違聖制、以是上不敢遣使、恐其遂留、且諭之奇及粢大笑之、及再入劄、批付三省、而有是命、則又先忠彥七閱月、詳味初意、徽祖正以體貌輔臣、務全去就、而爲是委曲、斯古所謂進以禮而退以道者、大昌博極羣書、自元符至靖國、止一年八閱月、偶不下考此數時事耳、明清所錄、近出紹興甲寅歲、大昌先進、固當不見其書、故亦莫之辨也、

百官轉對

今在京職事官轉對。始於唐藝祖草昧。首嚴斯制。建隆三年二月甲午。御札曰。應在朝文班朝臣及翰林學士等。朕自應運開基。推誠待物。顧干戈之漸偃。欲華夏之永安。渴聽讜言。庶臻治道。今後每遇內殿起居。依舊例次第差官轉對。並須指陳時政闕失。明舉朝廷急務。其間或有刑獄冤濫。或是百姓疾苦。並可採訪聞奏。凡關利病。得以極言。朕當擇善而行。無以逆鱗爲懼。如有事干要切。卽許非時上章。不必須候輪次。亦不得收拾閒慢之事。應副詔旨。仍須直書其事。不在廣有牽引。卿等或累朝舊德。或閒代英材。當思陳力事君。豈得緘言食祿。圩裨闕政。用副旁求。珂按唐興元元年九月之詔。惟正衙及延英坐日。常令朝官三兩人面奏時政得失而已。迄今猶然。未聞許之以指陳刑獄冤濫。採訪百姓疾苦也。指獄事則必有主名。言百姓則亦關長吏。是凡百司皆許之以獻出位之言。如臺諫之職矣。以一世之賢。僅得三五人以任言責。猶足以達下情。開公道。況夫人皆得借玉階方寸之地。天下事甯復有壅蔽者乎。大哉堯謨。眞足以爲萬世無窮之法。

任子分受

舊制任子許分贻。徧及支庶。纔稍降資秩而已。後乃不復然。珂嘗攷續會要。熙甯五年四月二十二日。長州團練使致仕郭化言。乞將合得一子恩澤。分減與子熙恭二人。近下班行內安排。詔郭熙與右班殿直。舊例。與子恩澤。許降資分授。上以一子官。朝廷之特恩。分授非古。且長僥倖。遂命罷之。然則此制蓋襲用已久。革而當人心。雖各私其子。亦莫之敢議。今世鮮復有知此故事者。

愧郯錄卷第六 十二則

寺監簿職守

南渡而後。官失其守。凡寺監主簿率多預尾書。與丞廳行。珂爲扈蹕日。固竊疑所職有常。非可越俎。盡削文移之繫銜者。如故事。獨本寺常程文書猶開占位涉筆。先夫人一日見吏呈牘。謂珂曰。簿不預政。此元豐令文也。當謹視官制。珂唯謝。退而卻之。吏皆拱手不敢去。固卻乃從。殊費頰舌。後閱洪文敏邁容齋四筆。有曰。自元豐官制行。九寺五監各置主簿。專以鉤考簿書爲職。它不得預。紹聖初。韓粹彥爲光祿主簿。自言今輒預寺事。非先帝意也。請如元豐詔書。如玉牒修書主簿不預。見於王定國雜錄。予猶及見紹興中太府寺公狀文移。惟卿丞繫銜。後來掌故之吏。昧於典章。遂一切與丞等。今百司庶府皆更官制。非特此一事也。珂再攷典故。元豐六年七月庚申。詔寺監主簿止是專掌簿書。其公事自當承以下通議施行。今取問寺監。有令主簿簽書公事處。大理寺承長貳正主簿八員。衞尉寺卿主簿二員。將作監少監丞主簿五員。都水監使者丞主簿四員。少府監少監丞主簿三員。司農寺少卿丞主簿四員。太常寺丞主簿三員。軍器監少監丞主簿四員。內長貳主簿可並降一官。正丞並展磨勘二年。各不以去官原。則初制信必之嚴。蓋如此。會要亦具書禁令。顧今上下習故爲常。比比皆是。反於其職所謂簿書。洒無一可攷。是亦重可興嘆也。若平日扈寺文移簿固預書。而申省與部。獨不列簿銜。蓋奪制僅存者。似頗與邁所見異。當時

或見諸它官府云。

牙魚不可服用

近世中都闕慶鷺冠飾者。率爲物象螭一角而兩足。鳥翼而鵝尾。通國服之。謂之牙魚。珂按典故元祐二年二月辛丑。翰林學士承旨鄧温伯等言。奉詔參考皇太妃冠服禮令不載。亦無故事。請參酌裁定。其生日節序。卽請損皇后三分之一。詔依所定內冠朶用牙魚。當時詳定者。韓儀公忠彥、歐陽棐、與焉。二公墓誌可攷。方泰陵嗣服欽成以堯母之貴。春秋之誼。當極尊寵。徙以宣仁欽聖萬壽。故小詘其禮。則其爲后服亦逼矣。今世恬不以爲怪何耶。

眞徽沔三州

大中祥符六年五月。詔升建安軍爲眞州。宣和三年五月。改歙州爲徽州。開禧三年四月。改興州爲沔州。六月。改順正縣爲略陽縣。珂按三州皆複名。眞州。在唐號昭德郡。天寶五載。分臨巂郡置。乾元元年。改州名。徽州。在唐號利州。武德四年置。正觀十一年改州名。徽州在唐號漢陽縣。武德四年分沔陽郡置州。建中二年廢爲縣。四年復州名。寶歷二年又廢。夫眞州隸劍南道。西南之陲也。今複其名於淮南。徽州隸羈縻州。蠻夷之境也。今用其名于江東。沔州隸江南道。沔水之衝也。今徙其名於關外。取儀眞以稱。蓋以範鎔三祖玉皇之像而表其瑞。反累之僻陋之故名。易徽美之號。蓋以翦滅方臘篁竹之妖而示其革。反同之椎髻之巢穴。撫谷水之源。蓋以漢滌逆曦洗豬之跡而大其戒。乃案之下流之別邑。數百載而下。方矍

之士尙論職方名混而訛地隨以異焉知其無千里之謬乎順政本漢沮縣地攷之寰宇記後魏太武帝嘗到此僑立略陽郡耳今遂卽僑寓之名以名縣尤爲失實其初更定稱謂要皆未嘗旁攷也州名之所在珂蓋卽李吉甫元和郡國圖志樂史太平寰宇記劉昫舊唐史歐陽文忠修新唐史參書之眞州之置惟元和圖志以爲直州縣名眞符亦謂之直符徽州在新唐史又以爲徽州且號西利沔州在寰宇記先紀隋大業初嘗建州蓋以沔水爲名尋改沔陽郡武德、平朱粲分郡置州天寶初爲郡太和二年四月廢以其地入鄂州四年又置後復廢入鄂周顯德中置爲漢陽軍舊唐史紀廢郡又以爲太和七年皆差齟不齊餘各互是桑欽水經載沔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中又注曰沔水亦名沮水闞駰曰以其初出沮沮洳然故曰沮水也縣亦受名焉導源南流泉衍水注之出河池東南流入沮縣會於沔則又今改沔州名之所據珂攷眞州本以眞符縣得名今洋州自有眞符乃天寶八載開淸水谷路復置又因鑿山得玉册更名隸京兆府眞之眞符雖複天下縣邑乃多有之節度使章仇兼瓊之置初爲直符營在天寶三年後以節度使郭虛己之奏置郡在五年乾元乃因營名而名州自營而名縣自縣而名州雖其理近似然所出處凡四而三謂之眞惟元和圖志異焉安知其不訛而爲直也洋名之複蓋因事起義且在此年後不足以爲惑徽字易訛郡非中國者名不常見故或有舛西利蓋猶利也唐山南道已有利州其名西利無疑沔稱隋建固非其地本漢陽縣又與沔陽郡異謂之析郡之縣以置州則可謂之因郡以易名則非也且徽州之名自崇甯二年正月始詔廢爲蒔竹縣至宣和而遽徙其名於它地則尤不可它如此比者尙不

一更有竣於詳攷焉。

國名寓意

漢制封侯國。雖以鄉邑之名爲稱。間有寓嫩惡於其間。如羹頡、不義、折姦、富民、冠軍之號。猶存褒貶。攷之竇憲傳注。冠軍國仍是國名。它可知已。本朝司封之典。大國次國小國。名有定數。著之令式。不容創。固無復此意。珂嘗攷中興會要。張忠獻浚以紹興十二年十一月封和國公。三十二年六月改封於魏。史文惠浩言行錄有曰。秦檜既定和議。特國浚於和。及孝宗卽位。欲任以恢復。乃改國魏。然則聖意固示之矣。若和則檜志。而張忠獻實嘗力爭焉。乃以名其國。豈固欲反其所言耶。近歲大臣有請致仕而盡徹國者。詞臣偶進擬珍國。議者謂若有所風其家上言。卒改成國。蓋亦寓意於名者云。

辛簡穆謚

辛參政次膺謚簡穆。珂按國朝典故。皇祐三年九月乙卯。武甯節度使兼侍中夏竦卒。贈太師中書令。賜謚文獻。知制誥王洙當草制封還其目。謂臣下不當與僖祖同謚。遂改焉。是月丙子。遂改太子太師謚文獻王溥爲文康。司空致仕謚文憲。章得象爲文簡。蓋溥同僖祖。得象同周公。亦以洙言也。翼祖后之謚曰簡穆。在累朝無敢用之者。容臺訂議。考功覆按。得不考洙之所言乎。或謂翼祖乃祧廟。按洙之言。周公且不可。雖祧猶祖也。其復何疑。次膺以元老參預。其賜謚當在乾道淳熙間。是時光堯萬壽。翼祖雖祧。猶爲九室之內。尤不可以此藉口也。

崇觀以來文治日興三館史局修書每成關乙覽輒有醲賞蔡京當國至有修書已竟分爲五六進以希濫恩而適值王黼矯枉所爲之書皆棄不錄者中興謹惜名器益以進書爲重嘉定癸酉十月丁酉朔臺臣有言修書不進十餘年於此矣嘗求其故則自進書之有賞始史官載筆職在譔述而無事時不敢修史何者恐其有徼賞之嫌也必待登進有期然後彙次編集臨時取具率多逸遺史之不修蓋原於此每進一書縻爵費財上下霑被學士大夫自循轉外好賜無幾而輿臺胥吏賞賚有差用度不貲難於輕舉書之不進亦此之由今者鉅典勒成一朝同進官無濫賞人自欣愜而史有橫賜可不痛裁臣謂除本所見在執役奔走之人及三省官吏於本處實有職事相關者許照舊例從公保明次第酬奬其他寅緣請託寄附姓名平時不相誰何足跡未嘗一到如聞市肆等輩亦得濫廁其間例霑厚賜甚亡謂也下私其恩國重其費綜核之朝詎宜有此臣非不知希闊之遇甯過乎厚然以國史爲重則人情有不暇卹故甯裁仰於今日庶幾有補於將來使由是而費果省也則史無時而不可修亦無時而不可進何至有因循遺失之患其與徇小節而虧大體者萬萬不侔矣珂嘗攷典故元豐六年蒲宗孟爲尚書左丞嘗因奏書請官屬恩神宗曰所修書謬甚無恩宗孟又引例書局儀鸞司等當賜帛上以小故未答王安禮進曰修書謬儀鸞司等人恐不預上爲之笑則吏有橫賜在先朝固久有之而予奪之柄又出一時雖修書官亦不容必其賞也是知祖宗於例所當得猶必視功而爲輕重責實之政所以貽孫謀者眞可法云

閩中譌傳兆域

閩之福爲會府。建炎搶攘。奉會聖御容以卽安。至今有巨璫涖崇奉焉。福人因是多譌言皇祖兆域有在是郡者。士大夫率以爲無稽。弗之聽。珂攷典故。其說亦有繇來。元豐六年閏六月丁酉。禮部言泉州民朱信等言。慶歷中。有旨泉福等州訪求碎石山皇祖兆域。今方求得。本朝遠祖。乃福州閩縣碎石山人。景德中。亦嘗遣使至福州訪碎石山家宅事迹。碎石山今俱胠院是也。趙眞君家見存。而此山下有趙氏捨田契書姓名。兼有古鐘銘文。可爲證據。乞遣官審實。詔祕書省檢元降指揮。仍令福建路轉運司取朱信等所陳證據。其後祕書省言慶歷中無下福建路訪皇祖山陵指揮。福建路轉運司言遣官案視。所言謬妄無根。詔朱信等罪以赦除之。後又詣尚書省。言家有古書可案。取視之。乃唐中和七年地契。後列趙氏族人有名從良從月者。指以爲聖祖。其妄若此。則愚民之傳久矣。不可解矣。承平保州位雖系屬籍。而欽康靖三陵。猶不敢臆決遷奉之際。特尊爲一品墳。以俟審定。豈復眞有景德之使耶。朱信旣以赦除罪。神宗之意。亦出於吾甯受百姓欺。庶幾得之。尊祖之至也。

開先寺

廬山之址。有寺曰開先華藏寺。依山陽占籍江東之南康軍。珂按京師太平興國寺。實有開先殿。以奉藝祖神御。天聖八年九月。始建於寺之後廷。十二月。命宰臣呂夷簡充奉安御容禮儀使。入內都知韓守英管幹。十一月。自天章閣迎奉於會慶殿奉安。十二日。百官立班殿庭。皇帝行酌獻。備儀仗鼓吹。僧道威儀。

奉迎赴殿。皇帝行奉安之禮。次日。皇太后又酌獻。景祐三年。殿火。遂罷朝謁。慶歷六年八月。殿成。帝飛白書榜。九月。命宰臣賈昌朝奉安。十月。帝親行酌獻禮。七年正月十一日。朝謁如常。至和元年十一月。重修。權奉御容於天章閣。二年七月。復奉安於殿。則開先之名已爲館御。累朝嚴奉如此。其至寺久當易矣。今天下寺宇同稱者多。固不止是。郡縣當以時申請而正之可也。

紹興嘉泰二詞

紹興和議之成。臺臣追正直祕閣李健陷僞之罰。謫監德安府在城酒稅。制詞曰。往者元惡。盜我魁柄。濁亂國經。爲不道之宗主。故汝得以免賴天之靈。國是大定。汝曾不知愧。甄濟而從搢紳之後。罪豈勝誅。慶元黨論之起。中書舍人陳傅良追削家居。嘉泰會赦復官予祠。制詞曰。日者宗相當國。凶愎自用。論者指爲大姦。似矣。盍亦攷其所以然。蓋一妄庸人耳。何物小子。敢名元惡。而一時大夫士逐臭附炎。幾有二王劉李之號。朕甚憫之。二詞蓋皆順時好。前指趙忠簡鼎。後指趙忠定汝愚也。珂按國朝故事。太宗時。宰相盧大戎多遜以交結官邸。竄朱崖。繼而趙韓王普罷相。會其年韓村決河塞。知海州胡旦獻河平頌。因有逆遜投荒。姦普屏外之語。上震怒。貶商州團練副使。祖宗之惡迎合者如此。況假綸綍以濟私意。而毀譽復失其眞耶。三字之失體。蓋不在林希輩下矣。

北使借官

自景德以來。凡中國使入蕃。必隨所居官小大。加借以遣之。所以重王命。綏遠人也。議者或謂單于天驕。

其報聘也。官雖高。必降秩以示殺禮。珂嘗攷之。其實不然。按陵陽布衣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曰。紹興二十八年五月戊寅。金國賀生辰使。驃騎衞上將軍殿前副都點檢蕭恭。副使中大夫尚書工部侍郎魏子平。入見紫宸殿。子平宏州奉聖人中進士第。累遷太府監。又注其下曰。魏子平事。以金國翰林直學士趙可所撰墓誌修入誌云。正隆元年。授太府監。三年三月。充國信副使。使於宋。四年。權右司郎中。今日歷所書。乃云工部侍郎。則是北人亦借官也。可有文集刊行。心傳得之。以參書繫年事。其言有的據。表之。以釋議者之疑。

官年實年

今世出仕者。年至二十。始許澄官。纔登七旬。即盍致仕。或不得謝。則亦隔去磨勘。弗許遷陟。又有舉人年及該恩。則或得封敍選調。滿六袟礙格。則不得注令宰承掾之屬。利害互出。故世俗多便文自營。年事稍尊者。率損之以遠垂車。襁褓奏官者。又增之以覬速仕。士夫相承。遂有官年實年之別。閒有位通顯者。或陳情於奏牘。閒亦不以爲非。珂攷之祖宗時。此事亦有明禁。國朝會要。治平四年五月二十八日。詔勑內殿崇班郭繼勳增加歲數情罪以聞。以其陳乞楚州監。當自言出職日實嘗增十歲也。祖宗之懲欺僞亦嚴矣。繼勳雖終以不欺。意其出職之名。或階胥史而進楚州之監。當必緣其年之高。而不得授。所以復自言而匈損焉。此則增損惟已。尤不可以不懲者。若今陳情率是告老引年而後及之。大非求進之比。固不可以爲據。要之官年實年。差別爲二形之表章。其語亦不雅馴也。

仙釋異教之禁

今中都仙釋之教盛行。或列肆通衢爲箕筆之妖。或毀體四支爲詭異之狀。浩穰彈壓。漫不問焉。曰此非法令所及也。珂按國朝會要。政和六年正月二十三日。詔近來京師姦猾狂妄之輩。輒以箕筆聚衆。立堂號曰天尊大仙之名。書字無取。言語不經。竊慮浸成邪慝。可令八廂使臣逐地分告示。毀撤焚棄。限三日外。立賞錢三千貫。收捉犯人。斷徒二年。刺配千里。官員勒停。千里編管。若因別事彰露本地分。使臣與犯人同罪。每月一次。檢舉告示。取使臣知委繳連聞奏。京城內外準此。政和五年十一月四日。臣僚言諸色人然頂煉臂。刺血斷指。已降指揮。並行禁止。日來未見止絕。乞行立法。詔毀傷支體。有害風教。況夷人之法。中華豈可效之。累降處分。終未能革。可徧行下。違者以大不恭論。添賞錢三千貫文。監司守臣知而不舉。與同罪。京師委開封府尹嚴行禁止。前詔則是年閏正月二十七日。又嘗徧告諸道。後詔則大觀四年二月一日已有之矣。茲特申之也。祖宗立法。嚴正詳備。一至於此。於其所不及者。彌縫參酌。蓋以時而行之。今世或未之議。何也。

愧郯錄卷第七

官品名意之訛

淳熙官品令自太師而下至翰林醫學列爲九品皆有正從蓋見行之制故著令所載凡敍蔭儀制罪贖不以高下槩謂之品官珂嘗泝源而求所始本魏延康元年二月尚書陳羣以天朝選用不盡人才始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選擇以州郡之賢有識鑑者爲之區別人物第其高下則其初立品似非品秩也乃人品耳而通典載魏官自黃鉞大將軍至諸州郡防門明列品第則是肇端自魏已循而訛矣是時魏未受禪蓋亦漢法也然珂嘗攷之後趙而得名之所以訛考之梁而得意之所以訛後趙王勒二年使張賓領選初定五品後更定九品命公卿及州郡歲舉秀才至孝廉清賢良直言武勇之士各一人初用五而後以九則是更魏而晉品數猶未定也通典可疑矣宋書九品謂晉江右所定則懷愍以前尚無之通典乃若是其較且明豈當時循陳羣之法謂某品人則可登某品所謂品者逆設以待其人而已非謂官品也益遠益訛遂爲官秩之定論耶此殆名訛之所以始也梁定班法與品互用而著其說曰十八班皆有清濁自十二班以上並詔授表啓不稱姓從十一班至九班禮數復爲一等又流外有七班寒微者爲之從此班者方得進登第一班梁承齊後者也品秩久定矣而蔡法度之所定決非肇始而所以寓禮數者不附於品而別之以班則班蓋梁之所自立謂一代之制不可以虛耳意自齊而上班

之末有則禮數亦附於品。則品蓋爲禮文之節耳。此殆意之所以訛也。詳考梁班品法。天監初。武帝命尚書刪定郎濟陽蔡法度定分爲九品。秩定。帝於品下注一品。秩爲萬石。第二第三爲中二千石。第四第五爲二千石。隋百官志。梁天監七年革選。徐勉爲吏部尚書。定爲十八班。以班多者爲貴。同班者則以居下者爲劣。則品蓋非梁所專用。而易爲班矣。謂班以選事而設。則丞相太宰、太傅、太保、大司馬、大將軍、太尉、司徒、司空、爲第十八班。初不關選法。通典謂品制不廢。疑若相須而成。將軍釐定百二十五號。爲二十四班。其不登二品應須軍號者。凡十四號。別爲八班。施於外國者。又有百九號。亦爲十品。二十四班。班制之多乃如此。則不假於品矣。而莫知其徒爲禮秩之別也。陳承梁後。乃定相國、丞相、太宰、太傅、太保、大司馬、大將軍、太尉、司徒、司空、開府儀同三司、巴陵汝陰二王後、尚書令、品爲第一。自此以下。庶列爲九正。合今制而不分正從。逆而求之。晉宋南齊亦莫不然。則皆承魏訛。其益可信也。此裂於齊事遵元魏。而品從之名著焉。是官之有品。自曹魏始。品之有從。乃自元魏始。及考其初。不特正從也。而每品正從復分上中下焉。蓋一品之間。析而六矣。此高祖太和之制也。及二十三年。高祖復次職令。而世宗初班行之。三師二大乃不入品。其四品以下正從又分爲上下階。猶析而四也。北齊蓋因之耳。至于魏之列品。顧猶曰第幾品。從幾品。而未曰爲正從。齊始別之。逮隋而曰正曰從。截然而不可紊矣。還攷梁制。品尚寡。故自九而一。乃極於丞相。班尚繁。故自一而十八。亦極於丞相。班多者品貴。品少者班尊。二者相爲用。而貴賤等差。於此參見而互明。班止於梁。隨即廢矣。祖宗朝遷轉名曹。皆各有流品。元豐後來始以寄祿無他名。遂爾相混。

然禮數之異。牽繫一時官守。元未嘗以品秩爲別。此則言官制者之未嘗講明也。然則陳羣之始本非始言人品者。則當設逆待之法。故循而見於魏官品之訛。曹魏之訛亦非訛。定禮秩者固當附設官之目。故參而見於梁班法之用。不考 下闕。

散階勳官寺祿功臣檢校試銜

上闕。恩。初授檢校太子賓客兼監察御史。自此累加焉。而注其下曰。朝軍指揮使止於司徒。軍頭指揮使忠佐馬步都軍頭止於司空。軍班都虞候忠佐副都軍頭以上止於左右僕射。諸軍指揮使止於吏部尚書。其官止若遇恩。則或加階爵功臣。又申之曰。幕職初授。則試校書郎。再任如至兩使推官。則試大理許事書記。支使防禦團練使判官以上試大理司直評事。又加則兼監察御史。亦有至檢校員外郎上者。以行軍使皆檢校員外郎以上朝官階勳高。遇恩亦有加檢校官。郎中則卿監少監。員外則郎中。太常博士以下則員外郎。並無兼官。其解試大理評事校書郎正字寺監主簿助教者。謂之試銜。有選集同出身例。到按如舊制者。蓋謂如唐制也。太平之改官名。蓋以熙陵初卽位。未改舊名。因避諱而然也。是時正以職事官爲官名。如吏部尚書至于職官令錄。皆虛名也。而不得實涖其事。以知判官爲職事。如判尚書都省至權知某州縣。皆實職也。而不關所帶之官。以階爲恩。以勳爲品。以爵邑功臣爲假寵。以檢校試官爲帶銜。故咸平四年左司諫知制誥楊億轉對上疏有曰。勳散之設。名品實繁。朝散銀青。猶關命服。護軍柱國。全是虛名。欲乞自今常參官勳散俱至五品者。許封贈。官階勳俱至三品者許立戟。又五等之爵。施之于今。

雖有啓封之稱。曾無胙土之實。苴茅建社。固不可以遂行。翼子貽孫。亦足稽於舊典。欲乞內外官封至伯子男者。許蔭子。至公侯者蔭孫。國公者許嫡子嫡孫一人襲封。又當今功臣之稱。始於德宗幸奉天。屢蹕將士。並加奉天定難功臣之號。因一時之賞典。爲萬世之通規。近歲以來。將相大臣加至十餘字者。尤非輕據。不可遵行。所宜削除以明憲度。可以見當時七大夫之猷於虛名者矣。然祖宗承隋唐末流。襲爲定例。故不見其用而惟見其冗。若其創始之初。磨鈍之具。不窮于一偏。要亦自有深意。何以言之。自元豐定官制。歸階官於寄祿。還職守於百司。盡削功臣略餘檢校。試官俱罷。爵邑僅存。繼自政和而來。又捐勳轉之令。則朝廷之上。所以褒功賞能。酬恩馭幸者。惟階職官守而已。祖宗存此名也。雖以例轉。或以赦遷。而猶間繫服色之重輕。資序之深淺。封蔭之厚薄。初未盡捐之也。且階官至員外郎。則可以任子。庶官帶貼職。則不限隔郊。至於郎曹寺監侍從宰執。截截乎有恩數品秩之異。然則所用者皆實賞也。檢校之略餘者。惟武階有六等。多不盡轉。閒又徑自旌鉞陞尉府。亦幾於無爵邑實封。雖不改舊。而惟遇郊霈。有司按格法定封。及宰執初除。循故事謂之加恩耳。亦不以爲賞也。虛名既偏廢。而吏勞不可不酬。惟其不可不酬。故官賞不得不濫。惟其不得不濫。故貼職不甚貴重。銓選奏補益袢。揆今擧昔。在本朝厭之。猶之可也。其在隋唐。其可以虛名厭之哉。珂又按階散勳官。在前世合於一。至唐則析而爲二。階勳功臣檢校。在唐析於四。而本朝則合於一。其用與不用。實寓見於是。自宋齊梁陳後魏北齊以來。諸九品官皆以將軍爲品秩。謂之加戎號。此正如國初軍制。皆以御史爲品秩。謂之加憲銜也。梁制雖親王起家。未加將軍。不開

府不置佐史官可以見一時以此號爲重然其實未嘗將屯亦虛名耳隋既受命高祖採後周之制置上柱國柱國上大將軍大將軍上開府儀同三司開府儀同三司上儀同三司儀同三司大都督帥都督都督總十一等以酬勳勞又有特進左右光祿大夫金紫光祿大夫銀青光祿大夫朝議大夫朝散大夫並爲散官以加文武官之德聲者並不理事又有翊軍等四十三號將軍品凡十六等爲散號將軍以加檢校居曹有職務者爲執事官無職務者爲散官戎上柱國以下爲散實官軍無散號官諸省及左右衞武候餘左右監門府爲內官自餘爲外官散官之名肇見於是還考漢制光祿大夫太中大夫郎議郎中郎侍郎郎中皆無定員多至數十人特進奉朝請亦皆無職守優游祿秩則官之有散自漢已有之矣然當時之仕於朝者不任以事則置之散正如今日宮觀設官之比未有以職爲實以散爲號如後世者也故成都侯王商以特進領城門兵置幕府得舉吏是正如今日兼官不可以官稱爲比梁制左右光祿金紫光祿太中中散等大夫並無員以養老疾遜而考之魏晉宋齊元魏下而考之陳北齊後周隋亦莫不有之參見於九品十八班之間元魏初又嘗置散官五等其品至第五第九百官有闕則取於其中以補之蓋皆以儲才待須而亦與諸職事官均分其勞佚也逮隋開皇六年始置六品以下散□八郎爲正階八尉爲從階正六品上爲朝議郎下爲武騎尉從六品上爲通議郎下爲屯騎尉正七品上爲朝請郎下爲驍騎尉從七品上爲朝散郎下爲游騎尉正八品上爲給事郎下爲飛騎尉從八品上爲承奉郎下爲旋騎尉正九品上爲儒林郎下爲雲騎尉從九品上爲文林郎下爲羽騎尉準前所置散官見於諸品者上

柱國爲從一品。柱國、特進、左右光祿大夫。爲正二品。上大將軍、金紫、爲從二品。大將軍、銀青、爲正三品。上開府、朝議、爲從三品。開府、朝散、爲正四品。上儀同爲從四品。儀同爲正五品。大都督爲正六品。帥都督爲從六品。都督爲正七品。通而觀之。則九品之內。皆有散官以酬勞矣。惟正一品虛而不置。所以章其貴也。煬帝嗣位。多所改更。先罷特進。次罷十一等酬勞官八郎八尉四十三號將軍。幷省朝議大夫。置九大夫。八尉。自一品至九品別有其制。其九大夫。從一品曰光祿。正二品曰左光祿。從二品曰右光祿。正三品曰金紫。從三品曰銀青。正四品曰正議。從四品曰通議。正五品曰朝請。從五品曰朝散。其八尉。正六品曰建節。從六品曰奮武。正七品曰宣惠。從七品曰綏德。正八品曰懷仁。從八品曰守義。正九品曰奉議。從九品曰立信。繼雖復儒林郎文林郎。列之七品八品正。乃隸祕書省。置二十人。若三十人。專以明經待問。撰錄文史爲職。又若職事官。無與于散階也。尋又置散騎郎二十人。爲從五品。承議通直郎各三十人。爲正從六品。宣德宣義郎各四十人。爲正從七品。徵事將仕郎各五十人。爲正從八品。常從奉信郎各五十人。爲正從九品。是爲正員。並得祿當品。又各有散員郎。無祿。隨又改常從爲登仕。奉信爲散從。自散騎下皆主出使。量事大小。據品以發之。正如國初九品京朝官皆在京師。其罷職事歸本班。守本官。其出使者。知某州轉運某路之制耳。尚書省六曹皆置承務郎一人。同員外郎之職。乃正與今尚書郎等。又非散號。如限員以設散官。使其別有所授。決知其必不復。徒帶以爲美觀也。而唐乃析之郎大夫之秩。光祿中散之養疾。儒林文林之待問。一歸之於文散。散號將軍。參取雜置。益以校尉。一歸之於武散。柱國等號。本以酬勞。

武騎諸稱。並同郎位。一歸之於勳官。則散階也。勳官也。唐雖因隋。而所用未嘗因隋。有職者改爲虛名。徒名者置在兼秩。是所謂前世合于一。而唐則析爲二。史大奈與高祖與太原飲馬泉之戰。以多授光祿大夫階。李晟以恢復元勳立功。時諸子未官。宰相以聞。卽日詔子愿爲上柱國。故事。柱國門列戟。遂父子皆賜。杜淹正觀中檢校吏部尚書再加檢校侍中。代宗以射生軍清難。而有寶應之稱。德宗以涇軍煽逆。而有定難之號。後隨事而賜。亦無定名。故唐之有功者。或敍階。或賜勳。或加以檢校。或寵以名號。皆上之人有以寓一時之微權。而初無階升必致之道。四者並用。而又申之以封爵。重之以實封。馭貴馭富。又雜取而輔之。在神宗朝。若功臣之名。猶有官不當賜而特賜者。如開寶之於王明。太平興國之於杜彥鈞、陳信從、郝正。大中祥符之於王承美。天禧之於向漢通。南渡以後。高宗舉久廢之典。以寵二三大將。其他則不多見也。每一遇郊。官至某。則加功臣若干字。酬勳若干級。進階若干等。徹國若干戶。並舉而予之。故世但以爲煩。而不見其用。是所謂唐析於四。而本朝則合於一。既合矣。而不能分。此所以發神宗皇帝之獨斷。一舉而盡去之也。政和罷勳官。徒以太平之世不欲用。議易之而未暇。孝宗淳熙間。廷策多士。發爲清問。有意復之而未能。誠使無並用之術。祖已成之例。一歸之有司。則雖無復可也。因虛以濟實。卽名以輔治。一歸之君上。則雖盡復之。亦可也。世之議者。多以其名之混淆。未易別白。故表而著之。以俟覩者擇焉。又按光祿在晉。已分左右。魏舒嘗加右光祿大夫。而西漢之初無印綬。秩止比六百石。東漢已秩二千石。法固應銀章青綬。至晉始有加金紫者。李熹、稽紹、吳隱之輩是也。熹傳又載泰始全詔。因光祿之號。改假金

紫正當是事始然未嘗入銜故南齊任遐有乞一片金之請還考宋初乃嘗贈減儁爲金紫光祿已連稱謂元魏何時乃亦有之而又以各銀青入銜遂煥然析爲二官梁制金紫光祿次左右光祿光祿次金紫所謂光祿者蓋銀青如舊制是以不重出耳元魏亦敍左右光祿於金紫銀青之上齊承魏制陳因梁法後周於金紫銀青又各分左右皆在左右光祿之下隋唐而降迄于本朝敍階之法亦莫不然唐去光祿左右字元豐定官制乃隋二階之班於光祿之上不知何所爲也其他如朝議置大夫而廢郎蹈朝請於通直下宣德於朝散政和改制又以登仕將仕爲未仕之官列之文林之下又以郎大夫爲勇爵不用將軍校尉等官皆與唐制不合云

愧郯錄卷第八 十則

年號閣名

自唐德宗以正觀開元之盛慨想前烈改元正元庶幾二祖本朝因之如近世隆興之用建隆紹興淳熙之用淳化熙甯紹熙之用紹興淳熙慶元之用慶歷元祐開禧之用開寶天禧皆是也珂按呂陶淨德集記聞曰元祐之政謂元豐之法不便即復嘉祐之法以救之然不可盡變大率新舊二法並用貴其便于民也議者乃云對鉤行法朝士善謔乃云豈獨法令爲然至於年號亦對鉤矣然談謔之談亦有味謂人君法祖存古之意最爲盛德陶言近肆不可以訓又按光宗升祔循故事將建閣以藏宸章侍從集議欲以大謨名當國者以爲不馴又欲名天疇疑近天章且天章不入銜矣乃用寶謨珂謂寶文乃仁祖閣名顯謨又神宗閣名如陶之言亦對鉤也方顯謨建閣時國論尚紹述哲宗慕丕承之烈以見善繼若寶謨則直以禹之書首于三謨而言之歷代寶之以爲大訓本專指墳典此蓋惟取而藏之義云

陞建府鎮

景德三年詔以宋州爲應天府大中祥符元年又建南京尊建國也按宋爲藝祖擁旄之地肇基王迹遂奄九有昭揭帝建以示華夏理則宜之然自後列聖潛藩漸以爲故事藝祖歷睦州刺史太宗歷睦州防禦英宗歷岳州團練齊州防禦宣和元年升睦州爲建德軍岳州爲岳陽軍三年改睦州爲嚴州遂安軍

治平二年升齊州爲興德軍。政和六年。及升濟南府。此刺史團練防禦州升鎮若府之始也。藝祖神宗歷忠武節度。神宗歷安州觀察。元豐三年升許州爲潁昌府。宣和元年升安州爲德安府。此列鎮升府之始也。太宗歷封晉王。仁宗歷封慶國公壽春郡王。英宗歷封鉅鹿郡公。政和六年升晉州爲平陽府。壽州爲壽春府。七年升慶州爲慶陽軍。宣和元年又升慶陽府。且升邢州爲信德府。此郡國已帶節鎮升府之始也。珂嘗恭攷國史。或陞或否。類出於有司一時之請。迄今尚有不盡舉行者。先後重輕。疑有隆殺。殆不可以弭後世目睫之議也。僅備論之。藝祖歷睦州刺史。永州防禦。定國、義成、忠武、歸德、四節度。太宗王晉國。歷睦州防禦。泰甯一節度。眞宗王韓、襄、壽。歷尹江陵荊南淮南二節度。仁宗公慶國。王壽春郡。昇國。歷尹江甯忠正建康二節度。英宗公鉅鹿郡。歷岳州團練。泰州、齊州二防禦。神宗公光國。王淮陽郡。潁國。歷安州觀察。忠武一節度。哲宗公均國。王延安郡。歷天平、彰武二節度。徽宗公甯國。王遂甯郡。端國。歷鎮甯、平江、鎮江、昭德、彰信五節度。欽宗公韓國。王京兆郡。定國。歷山南東道、興德、武昌三節度。高宗公蜀國。王廣平郡。康國。歷牧桂州、鄭州、亳州、平陽、信德、冀州、定武、鎮海、遂安、慶源、靜江、奉甯、集慶、建雄、安國、安武十節度。孝宗公建國。王普安郡。建國。歷和州、貴州二防禦。保慶、常德、甯國、鎮南、四節度。光宗王恭國。榮州刺史。鎮洮一節度。今上公英國。王平陽郡。嘉國。歷明州觀察。安慶、武甯二節度。珂嘗合而詳考。蓋王之國十有二。晉、韓、襄、壽、昇、潁、端、定、康、建、恭、嘉而十一備府鎮之名。建雄之爲平陽。山南東道之爲襄陽。忠正之爲壽春。建康之爲建康。順昌之爲順昌。鄧慶之爲鄧慶。定武之爲中山。永慶之爲德慶。建甯之爲建甯。重慶

之爲重慶。嘉慶之爲嘉定是也。獨韓不得與。　王之郡八。壽春、淮陽、延安、遂甯、京兆、廣平、普安、平陽。而七備府鎭之名。壽春平陽之外。鎭安之爲淮甯。彰武之爲延安。武信之爲遂甯。永興之爲京兆。普安之爲隆慶是也。獨洛不得與。　公之國八郡一。慶光均甯、韓蜀建、英鉅鹿。而兼府鎭者四。慶陽建甯之外。崇慶之爲崇慶。安國之爲信德。列鎭而不爲府者三。光之爲光山。均之爲武當。甯之爲興甯。散府而不爲鎭者一。英之爲英德是也。　節度觀察府三十有八。定國、義成、忠武、歸德、泰甯、荆南、淮南、忠正、建康、天平、彰武、鎭甯、平江、鎭江、昭德、彰信、山南東道、興德、武昌、定武、鎭海、遂安、慶源、靜江、泰甯、集慶、建雄、安國、安武、保慶、常德、甯國、鎭南、洮安、慶武、甯安州，明州。而升爲府者二十有六。潁昌、應天、壽春、建康、延安、襄陽、濟南、中山、平陽、信德之外。泰甯之爲襲慶。荆南之爲江陵。天平之爲東平。鎭甯之爲開德。平江之爲平江。鎭江之爲鎭江。昭德之爲隆德。彰信之爲興仁。慶源之爲慶源、靜江之爲靜江。常德之爲常德。甯國之爲甯國。鎭南之爲隆興。安慶之爲安慶。安遠之爲德安。奉國之爲慶元。不升府者十有二。同、滑、楊、鄂、嚴、鄭、亳、冀、拱、熙、徐是也。　防團刺史之州八。睦、永、岳、泰、齊、和、貴、榮。兼府鎭者惟濟南列鎭。而不爲府者惟睦與岳。不陞府鎭者五。永、泰、和、貴、榮是也。　尹牧例隨所領節鎭。不復複出其間。郡國之封。則晉、襄、壽、昇、定五國。已先啓鎭。特以升府示褒。京兆、平陽二郡。已兼府鎭。不復增益。節度之號。則江陵、建康、慶源、平陽、信德五鎭。先已建府。又非以潛藩而升者。雖中興以後。職方未盡復。閒有隔王化者。其如嚴、先、均、英、楊、鄂、永、岳、泰、和、貴、榮。則猶不得如故。嘗嚴蓋三聖流光之地。又爲特盛。惜乎有司之不建明也。泰雖爲英宗龍躍之祥。當得辭不拜。

恐不得與云。

昇定建府

故事。潛邸賜軍額建府。蓋以昭受命之符。珂嘗攷之。亦有爲元嗣之重而升者。天禧二年二月丁卯。仁宗封昇王。四月。升爲江甯府。賜額建康軍。大觀二年正月庚申。欽宗封定王。政和二年四月。升爲中山府。如天禧之詔有曰。朕祗畏昊穹。保甯基緒。荷洪禧之總集。佑丕業之緜昌。利建懿藩。實惟元嗣。表茲南紀。允謂名區。式示壯猷。特崇巨屏。綸言如此。則錫羨之意。蓋有在矣。天禧二年八月甲辰。仁宗遂建儲。政和五年二月乙巳。欽宗亦正東宮。蓋聖意欲以爲豫建之端倪也。

鎮國封號

唐太宗爲尚書令。終唐世無居其官者。藝祖以殿前都點檢受命。一再除之外。亦復虛員。蓋所以示尊尊之誼也。郡國之爲潛藩者。著令不許封。而丁侍中謂封晉。富文忠弼、宗室仲馨、廣平王楗封韓。廣漢王椿、王黼、白時中、秦檜、張俊封慶。今司封之贈典尚多用之。不復以爲怪。唐親王節度大使。本朝無之。列聖皆歷旄鉞。固不容盡避。至于檢校官使相環衛觀察防禦團練刺史。又皆見行官制。有未易易者。特鎮名郡號似不可同。自韓忠獻琦節度淮南。當時偶不之講。自是習爲固常。若祖宗朝節度使。例率赴鎮。猶有其地。不得辭其名。以後皆領遙郡。節制藩閫。固多有之。要少異歷試之稱。斯可已。淳熙間王冀公淮封韓。洪文敏邁當制。制詞有有此冀方。莫如韓樂之語。刪定官馮震武舉眞欽舊封。請貼麻。遂改胙于魯。而文敏

著容齋隨筆猶以弼爲言而謂震武不知故事之已有封者珂竊謂尤而效之理固不可震武何嘗焉

詞科宗室二制

紹興壬戌南宮試宏博科制題出皇叔夔遠軍承宣使、授昭化軍節度使、封安定郡王、同知大宗正事是歲洪文敏邁沈大戎介洪文惠适中選紹熙庚戌制題又出皇叔太尉、定江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授武昌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充醴泉觀使是歲陳紫微晦中選珂嘗考典故祖宗祖免親以上備環衛冠屬籍謂之南班中興百年藝祖下惟秀邸太宗下惟濮邸得與蓋自厚阜二陵以來其屬尚親故也神宗嘗念開創之烈以藝祖燕秦二王後族系既疏恩數久殺於是詔推一人裂地王之從祀郊廟韓忠獻琦當軸以爲疑天下心不可遂用近屬封郡王之制以應詔書是爲安定南渡後率取諸燕王宮一族老不問何官卽爲廉車膺茅土然則燕邸諸孫豈復有未襲王爵而先爲承流稱皇叔者哉又祖宗朝太尉爲三公官班維師下而位保傅下親王不欲兼帝師故檢校官多至太尉者政和二年九月癸未詔改官制以尉府爲武選一品之名居節鉞之首序執政之次班列既降又以掌武之嫌罕復以授宗英炎興以還蓋絕無焉故每自檢校官卽拜視儀甯以三少序進爲小迂以代此一階今制猶如此則太尉爲宗室制題尤非也武昌爲欽宗潛藩近制醴泉多以授前宰臣而宗盟率領萬壽又皆有可疑者焉

中司論事

李文簡燾續通鑑長編載紹聖三年正月己酉御史中丞黃履言知麟州燕復以納粟復官年逾七十耳

目昏暗。郡務廢弛。乞下本路體究。果如所聞。卽乞罷免。詔河東經略司體量以聞。珂縝謂以中司論一郡守。年既不可掩。病復不能支。以貲得仕。既至于乘障。亦可謂僥倖矣。而反覆鄭重如此。有以見祖宗忠厚之風。至此猶未泯。慄慄焉惟懼風聞之失實。廢雖非清議所與。而能推此心。其亦可嘉也歟。

給舍論駁

唐李藩在瑣闥。以筆塗詔。謂之塗歸。國朝嚴重此制。銀臺既設封駁。三字亦許繳奏。元豐改官名。門下省則有給事中中書省則有中書舍人。然中興以後。三省合爲一。均爲後省。封還或同銜。則曰未敢書讀書行。否則析之。其辭止此而已。珂按典故。元祐四年五月乙酉。權給事中梁燾繳蒲宗孟知虢州及胡宗回、范鍔、孫升、杜天經等放罪罰金旨。揮其駁文。皆曰所有錄黃。謹具封還。伏乞聖慈。特付中書省別賜取旨施行。語意乃與今異。以時考之。蓋官制既行分省治事。謹審覆揆議之訓。故其制如此耳。然元祐之初。司馬文正光已嘗乞合三省。則是道揆雖一。職守仍分。至如合二府於一堂。列兩省於同局。則固不必爲是區別。斯亦南渡簡易之制也。

帶節降麻

慶元己未夏。知慶元府鄭興裔告老。詔轉一官致仕。久之。始降麻。授武泰軍節度使。近例。上章挂冠。多已與遺奏同上聞。故因是得節者。不復告廷。止從中書給告。興裔實引年歸。故居京。魏公鉉當國。以爲當有以別于奏訃者。遂宣鎖如故事。鄭氏以爲寵。珂按祖宗故事。將相文武之臣。以旄鉞得謝。例換環衛。班高

若特恩、則文換東宮官、謂之納節、不降麻、李繼勳、張耆、楊崇勳、李端愿之類是也、後來寢許帶節致仕、降麻以旌元老、如富弼、文彥博之類是也、紹興十六年春正月戊子、觀文殿學士葉夢得拜崇慶軍節度使致仕、夢得方無恙而不復降麻、殊非舊典、興裔之得復舊制、寵矣、然今之非引年者、元不以爲追褒之典、其制詞中仍有養壽臧介祉福之語、則是尙以爲存、乃頓有內外制之異、又不知其如何也、

納節舊典

帶節致仕而降麻制、近歲鄭興裔得之、已具前說、珂嘗再考中興會要、則久矣不官鎖矣、因取紹興三年正月二十五日翰林學士綦崇禮之奏而備錄焉、崇禮之言曰、近者楊惟忠、邢煥、皆以節度使致仕、卽不曾鎖院降麻、緣節度使除拜移改加恩之類、並須宣制、豈有見帶節鉞致仕而獨不然、此一時之闕典也、臣嘗記祖宗時、凡節將臣僚得謝、不以文武、並納節、別除一官致仕、如仁宗朝、張耆授太子太師、楊崇勳授太子少保、神宗朝、李端愿授太子少保致仕、皆武臣也、惟熙甯閒、富弼以元勳舊相、始令特帶節鉞致仕、弼猶力辭不敢當者久之、其後相繼者、則曾公亮、文彥博也、他人豈可援以爲例耶、近歲以來、致仕不問何人、不復納節換官、亦恐有違舊制、乞令三省樞密院討論舊典施行、從之、既而三月二十一日、樞密院奏檢討典故、慶歷三年五月、特令河陽三城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楊崇勳、爲左衞上將軍致仕、初崇勳判成德軍、而部民行賂其子、崇勳求免所犯罪事、故特令致仕、熙甯元年二月二十八日、以醴泉觀使、定國軍節度使李端愿、爲太子少保致仕、端愿以目疾請休退、故事多除上將軍致仕、上命討閱唐

制。優加是命。三年。上御集英殿策進士。午漏上移。御需雲使坐。延輔臣賜茶。曾公亮陟降殿陛。足趺仆於地。上遽命左右掖起之。明日以病告。久之。進司空。以河陽三城節度使兼侍中集禧觀使。五日一朝。會討夏人。起公亮知永興軍。召還。復爲集禧觀使。納節老。以太傅兼侍中致仕。詔今後節鉞致仕。令三省樞密院。遵依祖宗典故。自是之後。至九年四月十三日。呂忠穆頤浩復以少傅鎮南之節得謝。蓋所以寵明受之勳。遂至十六年正月而夢得建旄矣。納節既不舉行。故雖無功者亦得扳援爲比。迄于今。不復可追正也。崇勳明年十二月。實嘗改宮保崇禮。所奏互是。但公亮爲退傅。元不帶節鉞。此爲失之。

彭幹告詞

近歲引年挂冠者不常有。或以疾乞致仕。則必轉官從欲。中書給綸告王言。優撫皆如生存時。蓋猶望其有瘳也。暨遺奏徹宸扆。則又降旨贈官。乃始寓追賁泉穸之意。惟嘉定壬申七月。前主管殿前司公事、果州團練使、主管武夷山冲佑觀彭幹、授均州觀察使致仕。制詞有曰。臥壺頭之疾。方自解于中權。掛神武之冠。忽遽聞于遺表。可無寵數。憫我藎臣。又曰。顧瞻壁壘。方覺精明。小逸宮祠。如何不淑。又曰。士志死綏。未得捐軀塗肝腦之地。朕方推轂。乃成移疾寘股肱之悲。英爽不亡。識予愴悼。蓋似以致仕合于遺表。以轉官合于贈典。前雖無此比。然於今世致仕者用之。則是得其實也。

愧郯錄卷第九 十則

禮殿坐像

蘇文忠軾集私試策問曰古者坐於席故籩豆之長短簠簋之高下適與人均今土木之像既已巍然於上而列器皿於地使鬼神不享則不可知若其享之則是俯伏匍匐而就也珂按今世國學郡縣學禮殿坐像皆正席南向顏孟而下列侍所措設與前不殊私竊疑之慶元己未朱文公熹始作白鹿禮殿塑像說其文曰古人之坐者曲兩膝著地因反其蹠而坐于其上正如今之胡跪者其爲肅拜則又拱兩手而下之至地也其爲頓首則又以頭頓手上也其爲稽首則又卻其手而以頭著地亦如今之禮拜者皆因跪而益致其恭也故儀禮曰坐取爵曰坐爵禮記曰坐而遷之曰一坐再至曰武坐致右軒左老子曰坐進此道之類凡言坐者皆謂跪也漢文帝與賈生語不覺膝之前於席管甯坐不箕股楊當膝處皆穿皆其明驗然記又云授立不跪受坐不立莊子又云跪坐而進之跪則與坐又自有小異處疑跪有危義故兩膝著地伸腰及股而勢危者爲跪兩膝著地以尻著蹠而稍安者爲坐也又詩云不遑啓居而傳以啓爲跪爾雅以安爲安而疏以爲安定之坐夫以啓對居而訓啓爲跪則居之爲坐可見以安爲安定之坐則跪之爲危亦可知蓋兩事相似但一危一安爲小不同耳至於拜之爲禮亦無所考但杜子春說太祝九拜處解奇拜皆當齊屈兩膝如今之禮拜明矣凡此三事書傳皆無明文亦不知其自何時而變而今

人有不察也。頃年屬錢子言作白鹿禮殿。欲據開元禮。不爲塑像。而臨祭設位。子言不以爲然。而必以塑像爲問。予既略考禮如前之云。又記少時聞之先人云。嘗至鄭州。謁列子祠。見其塑像席地而坐。則亦并以告之。以爲必不得已而塑像。則當放此。以免于蘇子俯伏匍匐之譏。子言又不謂然。會予亦辭浙東之節。遂不能強。然至今以爲恨也。其後乃聞成都府學有漢時禮殿諸像。皆席地而跪坐。文翁猶是當時琢石所爲。尤足据信。不知蘇公蜀人。何以不見而云爾也。及楊方子直入蜀帥幕府。因使訪焉。則果如所聞者。且爲寫放文翁石像爲土偶以來。而塑手不精。或者猶憶其或爲加趺也。去年又屬蜀漕楊王休子美。今乃并得先聖先師三像。木刻精巧。視其坐後。兩踝隱然見于帷裳之下。然後審其所以坐者。果爲跪而亡疑也。惜乎白鹿塑像之時。不得此證以曉子言。使東南學者。未得復見古人之像。以革千載之謬。爲之喟然太息。姑記本末。寫寄洞學諸生。使書而揭之廟門之左。以俟來者考焉。又注其下曰。老子云。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蓋坐卽跪也。進猶獻也。言以重寶厚禮與人。不如跪而告之以此道也。今說者乃以爲坐禪之意。誤也。然後古意遺像粲然可考而知。珂按符子曰。太公涓釣於隱溪。跪而隱崖。不餌而釣。仰詠俯吟。暮則釋竿。其膝所處石皆若臼。其跗觸崖若路。此尤足以驗前說。或謂國朝景靈宮設塑之制。亦坐于倚所。不當輕議。珂竊以爲原廟用時王之禮。裀席器皿。皆與今同。則爲像反不當以泥古矣。珂在朝時。以攝奉常丞。奉祠太廟。得立阼階。見室中之用。亦不以高几。蓋古今器服。各適其宜。以便於事。是亦求神之義也。

今世選人改官。必實歷知縣三年。謂之親民。雖已爲令。旣班見。猶不免作邑。或京秩再任後。須入邑闕一次。惟大理評事出宰。特許成資以二年罷。非被朝廷識擢。無不由此塗者。然爲邑有催科撫字之責。有版帳民訟之冗閒。有賦入實窄鑿空取辦。郡邑不相通融。鮮不受督趣。故士大夫每視爲難。徒以不得已而爲之。議者率謂自南渡後。經總二使出括羨財。盡民力無遺。故邑計類窘束。士莫敢爲。珂嘗攷之。祖宗承平時。見仕者已不願宰邑。其所由來久矣。非特今日也。元豐元年七月。呂公著言。臣伏見審官院流內銓。以知縣令闕多。凡選人被舉充職官及轉京官者。例差知縣。已被差不通舉辟。不許避免。臣竊以爲當國家有道之時。付之以百里之地。有民人社稷之重。則士子所宜願爲。今乃設一切之令。彊所不欲。與坐殿負犯者無異。此殆郡縣法網太密。而勸別之道不明。吏有盡心奉法。治行明白者。未聞有所褒異。一罹微文。則不能自免于譴斥。加以近歲朝廷以更改法度。郡縣之吏。或不能奉行。故於常法之外。峻其黜典。經赦去官。多不原免。積累歲月。坐此殿累者益衆。臣愚以爲長民之官。朝廷所宜寬假。非有贓私顯狀。及罷輭尤不勝任者。雖小法無輒替易。仍詔諸路監司牧守。其屬令長奉公愛民。治效尤異者。每歲列薦三二人。聞或獎拔。待以不次。其次如職事修舉。有舉主令轉京官者。特與依諸州教授例。就任改官。許令再任。如此。則勤廉者得以自保。勞能者有所激勸。中才足以勉強。異效不至滯留。上深以爲然。卽詔中書立法。而法竟不就。觀公著之論。足究致弊之原。豈是時專坐新法之行。爲令者固難之耶。抑不關乎此也。今固

習爲畏塗矣。得無愛君憂國如公著者出此言乎。可爲三嘆。

歲降度牒

道釋給牒之制。必先以資佐大農。而後得緇褐如其教。其佐邦用至矣。開禧邊釁之啓。帑用不繼。給牒頗多。不惟下得輕視。壅積弗售。而不耕之夫。驟增數十萬。最爲今日之深蠹。珂嘗讀趙挺之崇甯邊略曰。上每諭蔡京。令近邊多蓄軍糧。又以累歲登稔。欲乘時加糴。京但肆爲詐欺。每奏某處已有若干萬數。糴本其實乃是度牒及東北鹽鈔等。度牒每歲當出一萬。而今自正月至四月終。已出二萬六千。而邊人買者絕少。珂按崇甯開邊。費用無藝。而當時給僧牒尚歲有成數。特京不能守耳。今稍倣此意以節之。則亦庶乎其可也。

宣總公移

開禧丙寅。珂任京口總庾。被旨行兵閒。時諸道建宣臺王人。既有應辦之責。多隨行軍所在。或以使華之任重。不肯詘而用平牒者。幕府輒以不遜怒之。或以宣威體尊。不願校而用申牘者。他司亦以毀例責之。迄不知故事如何。莫有成說。珂按總領財賦。置于紹興。則祖宗未嘗命是官。因無可攷按者。李心傳繫年要錄。載紹興十五年十有一月庚申。右中奉大夫江南東路轉運判官趙不弃。行太府少卿。充四川宣撫司總領官。始趙開常總領四川財賦。於宣撫司用申狀。至是不弃言昨來張憲成應副韓世忠錢糧。申明與宣司別無統攝。止用公牒行移。乞依憲成已得指揮許之。於是改命不弃總領四川宣撫司錢糧。既而

不弃將入境。用平牒宣撫司使鄭剛中見之。愕而怒。久之。始悟其不隸己。繇此有隙。此蓋中興以來近可遵行者。憲成既嘗得命。尤爲有例據。不弃因之。然亦卒不免于隙。宜乎開禧二司之紛紜也。

書記支使

銓曹見行之制。凡天下節鎮觀察府書記支使共職。均爲郡職官。所以設名者。徒以爲有無出身之辨耳。珂嘗攷事之始。乾德元年七月。詔曰。管記之任。資序頗優。自前藩鎮薦人。多自初官除授。自今歷兩任以上有文學者。許節度使觀察留後奏充。則是元未嘗與支使爲相代之稱。而所謂有文學而後許辟。蓋已漸有別矣。太平興國六年十月。詔諸道節度州。依舊置觀察支使一員。資考俸料並同掌書記。自今吏部除擬以經學及諸色入仕無出身人充。凡書記支使不得並置。此蓋今制之所繇始。詔語昭然。遡而考之會要。太平興國五年閏三月十一日。京兆府戶曹參軍顏明遠、徐州節度使推官劉昌言、洛州鷄澤縣主簿張視、德州將陵縣主簿樂史、並應進士舉殿試合格。帝惜科第不與。乃除明遠忠正軍。昌言歸德軍。觀忠武軍。並爲節度掌書記。則是前乎一年。其制猶未定也。後至淳化三年。則距六年之詔已十有一年。其制疑久定矣。而是年四月五日。滁州軍事判官鮑淵、鄧州錄事參軍楊令問、滁州清流縣尉胡咸秩。並鑠廳應舉。各賜及第。以淵爲忠正軍節度掌書記。令問爲本州觀察支使。咸秩爲楚州山陽縣令。則似二官尚不分左右。與初詔若不相符。味淵與令問科甲先後之序。豈非猶於賜第之時。有所輕重耶。蓋是時作福之柄。例皆一時出於君上。不如今侍左銓。著爲成式。特有司奉行之。故容有此。然初詔之意。迄于今不

可變也。

樞密稱呼

洪文敏邁容齋三筆曰。樞密使之名起于唐。本以宦者爲之。蓋內諸司之貴者耳。五代始以士大夫居其職。遂與宰相等。自此接於本朝。又有副使、知院事、同知院事、簽書、同簽書之別。雖品秩有高下。然均稱爲樞密。明道中。王沂公自故相召爲檢校太師樞密使。李文定公爲集賢相。以書迎之於國門。稱曰樞密太師相公。家藏此帖。紹興五年。高宗車駕幸平江。過秀州。執政從行者四人。在前者傳呼宰相。趙忠簡也。次呼樞密。張魏公也。時爲知院事。次呼參政。沈必先也。最後又呼樞密。則簽書權朝美云。予爲檢詳時。葉審言黃繼道爲長貳。亦同一稱。而二三十年以來。遂有知院同知之目。初出於典謁街卒之口。久而朝士亦然。名不雅古。莫此爲甚。珂按此名自南渡以前亦有之。李文簡燾續通鑑長編。載政和元年九月。臺劾起居舍人章綡。謂其偕起居郎王孝迪訪張商英。有鹿死誰手之語。詔下孝迪其析。孝迪奏。臣契勘八月中。綡常謂臣欲同去見宰執。如何。臣曰。老兄請假往蘇州。不欲獨見執政。今日同往。甚好。遂同到知樞密院吳居厚客位內。管勾賓客人云。知院不見客。臨上馬時。拉臣同往見張商英。臣曰。正炒鬧著。甚來由。綡曰。去來去來。未知鹿死誰手。臣見其語言狂悖乖繆。不勝憤懣。以此考之。其出於典謁街卒之口舊矣。非二三十年閒事也。

國忌日斷刑

今世國忌日。百僚行香。在京則雙忌賜假。隻忌視事。坐曹如故。外郡皆如平日。笞決無禁。珂按洪文敏邁容齋隨筆曰。刑統載唐太和七年敕準令國忌日。唯禁飲酒舉樂。至于科罰入吏。都無明文。但緣其日不合釐務。官曹卽不得決斷刑獄。其小小笞責。在禮律固無所妨。起今以後。縱有此類。臺府更不要舉奏。舊唐書載此事。因御史臺奏均王傅王堪男國忌日於私第科決作人。故降此詔。蓋唐世國忌休務。正與私忌義等。故雖刑獄亦不決斷。謂之不合釐務者此也。元微之詩云。傳遣推囚名御史。狼藉囚徒滿田地。明日不推緣國忌。則唐世禁笞繫甚明。本朝乾興元年七月壬辰。始用知泗州楊居簡之請。詔國忌日聽決杖罪。蓋祖唐太和之遺意。不知何時遂併徒流不禁。今遂沿襲。不復可考矣。

官品不分別

本朝雜壓之制。雜流伎術等官皆入品下。而寺監之吏。凡未出官而先給告者。亦通謂之入品。但以所居官爲品之高下。不復有分別。珂按高峻小史劉昶傳。元魏高祖臨光極堂大選。高祖曰。當今之世。仰祖質朴。清濁同流。混齊一等。君子小人。名品無別。此殊爲不可。我今八族以上。士人品第有九品。九品之外。小人之官復有七等。若有人可起家三公。恐賢才難得。不可止爲一人。渾我典制。昶對曰。陛下刊正九流。爲不朽之法。豈惟髣髴唐虞。固以有光二代。此雖爲門第而言。然九品之官。不混它品。亦一時之制。與今士夫皁隸閹豎伎術、混爲一區、爲不同也。

金年號

范參預成大攬轡錄曰。金本無年號。自阿骨打始有天輔之稱。今四十八年矣。小本歷通具百二十歲。相屬某年生。而四十八歲以前。金無號。乃撰造以足之。重熙四年。清甯、咸雍、太康、太安各十年。壽昌六年。乾統十年。大慶四年。收國二年。以接天輔。珂按此年號皆遼故名。女眞世奉遼正朔。又滅遼而代之。以其紀年爲歷。固其所也。豈范未之見耶。

場屋編類之書

自國家取士場屋。世以決科之學爲先。故凡編類條目。撮載綱要之書。稍可以便檢閱者。今充棟汗牛矣。建陽書肆。方日輯月刊。時異而歲不同。以冀速售。而四方轉致傳習。率攜以入棘闈。務以眩有司。謂之懷挾。視爲故常。珂嘗攷承平時事。蓋已嘗有禁。政和四年六月十九日。權發遣提舉利州路學事黃潛善奏。仰惟陛下推崇先志。凡非先聖賢之書。若元祐學術政事害於教者。悉毋習。士宜彊學待問。以承休德。而比年以來。於時文中採摭陳言。區別事類。編次成集。便于剽竊。謂之決科機要。媮惰之士。往往記誦以欺有司。讀之則似是。究之則不根。於經術本源之學。爲害不細。臣愚欲望聖斷。特行禁毀。庶使人知自勵。以實學待選。詔立賞錢壹百貫告捉。仍拘版毀棄。在京仰開封府限半月。州縣限一月。潛善素非公議所歸。其說徒徇時好。固不足道。特先朝盛時。多士輻集。而此風已見於議者之口。馴至今日。固無怪也。今此等書徧天下。百倍經史著錄。蓋有不勝其禁且毀者。要亦何能混才學之淺深。潛善之請。隘矣。